



832523

拙集

修



同治十年六

安求我齋刊

曾國藩署檢

敘

余秉質素鈍其弊每失之因循幼讀書家塾嘗於敝籠中檢得五子近思錄讀之若有所警發遂慨然有志於學長櫻世務又鮮明師畏友以啟其嚴憚之心而此志寢廢迨通籍後始得朱子文集大全讀而好之日久漸有味乎其言雖涉歷中外疲精案牘其書固未嘗不日陳於座右而其言亦未嘗不日懸於心目之間也然自反初無實得卽偶有記錄亦隨手散失咸豐己未余於山東藩署延方君存之課兩孫時方君魯生館於濮州以所著心述七冊寄眎魯生固以心學倡於桐者也余因通書極論心性之辨至數十往返方君存之見其稿

拙修集敘

以爲剖析儒釋之界無所假借不可棄去並搜得余平日讀書記疑各條及與友人論學語劄記家書各種編爲十卷嗣有所得因續附其間同治戊辰余旅寓金陵與楊君仲乾居密邇朝夕過從得講所疑相樂也偶出存之所編以相質屬其重爲刪訂卷數仍如其舊極知鈍拙見聞不無所囿惟感二君切劘之意不忍棄置亦欲隨時覽觀以驗吾學之進退且卽己所嘗言者仍足以自警焉云爾

同治戊辰季夏吳廷棟自敘

拙修集目錄

卷一

恭紀 疏附

卷二

劄記

卷三

讀書記疑

卷四

讀書記疑

卷五

校訂理學宗傳辨正按語

拙修集目錄

卷六

書後

卷七

書

卷八

書

卷九

書

卷十

家書 雜文附

右拙修集十卷霍山

吳竹如先生所著也往

歲 先生自山左來金陵 德亨 幸託比鄰竊以

經義相質正一日出方君存之所編拙修集命

德亨 重爲編次謹受而讀之其於心性之微理

氣之辨與夫家國天下之故無不有以直揭其

要或有說非己出而足與己意相發明者輒命

編附簡末以補思議所未備集本有詩一卷魄

力直追韓杜 德亨 謂可附集後刊以行世 先

生以爲偶託吟詠無關心得手自刪去蓋其慎

也今者涂朗軒觀察力任剗劂而 德亨 復襄校

讎之役工既竣爰編次目錄謹識顛末於其後

時同治十年辛未石埭楊 德亨 謹識

拙修集卷一

霍山 吳廷棟 彥甫

恭紀 疏附

召見恭紀

咸豐壬子

臣廷棟

由刑部郎中京察一等時在部堂官

為滿尚書恆公春左侍郎全公慶右侍郎書公元漢尚

書周公祖培左侍郎曾公國藩右侍郎彭公蘊章先是

書公兼充崇文門副監督奏獲長興店私酒三十六家

人犯數十名交部分司審辦其酒五萬餘斤悉付緝役

充賞各堂官知案情未確書公執為漏稅欲加嚴懲承

審者擬人子滿杖書公猶以為寬縱適案犯呈訴問官

拙修集卷一

枉斷各堂官以控涉本部問官應行迴避奏請

欽派大臣審辦奉

硃批以先存成見有意推諉嚴加申飭不准迴避堂官

乃改派

廷棟

等滿漢八人覆訊究出書公家人藉查拏

私酒遠至城外詐贓未飽所欲始行送部等情先行具

奏大概情形並請

旨轉飭監督將委員及家人交出歸案質訊奉

硃批嚴斥昏憤糊塗顯存成見又

諭以城外片壤皆國家之地何分遠近飭委員聽候傳

質家人送部歸案等因欽此

上意嚮書公疑其孤立同官故為立異旋調全公吏部

書公轉左侍郎以基公溥署右侍郎調曾公吏部彭公
工部以呂公賢基署左侍郎陸公應穀署右侍郎嗣三
月京察引

見

廷棟蒙

恩記名以府道用初九日

召見仰瞻

天顏微含怒意首曰汝承問私酒案乎奏曰臣是續派

覆訊

上曰案情何如奏曰此案不得謂爲私酒也長興店離
彰義門四十里歸宛平縣管理初不歸崇文門且其所
賣之酒皆係買自各處有官帖之燒鍋發票可據亦不

拙修集卷一

二

得謂爲漏稅也至崇文門之收稅當以城門爲限入城
而不上稅方爲漏稅既未入城何名漏稅如必指離城
數十里外之酒爲漏稅則何往而非私酒小民何所遵
守是徒爲差役所影射以啟訛詐之端耳監督大臣惟
以國稅爲急恐有偷漏不得不任家人爲耳目家人不
能徧歷城外不得不任差役爲巡羅差役有定額復不
得不藉白役供驅使俗名所謂圓扁子是也此輩皆游
手無賴之徒旣無工食甘效奔走其意果何圖無非爲
利而已監督本欲整理稅務而不知受朦蔽於家人家
人卽不盡欺主營私而不能不受誑誘於差役至下授
其權於圓扁子而閭閻之擾累不可問矣且監督家人

敢於至長興店索詐者亦由崇文門兼收城外半壁店酒稅也立法未善故得託以爲辭去歲九月間崇文門奏獲冒充官役妄拏私酒之案卽係臣審辦臣以收稅惟以城門爲限始易稽查無虞偷漏自有城外收稅遠及離城十八里之半壁店巡羅難周實易生弊定案時曾奏請

飭下崇文門另議章程以城門收稅爲限當日書元閱奏稿深以此議爲是可見緝私而遠及長興店非監督意也

上聞奏未及半爲之霽顏連聲應答廷棟復奏曰長興店旣不得謂爲私酒卽其人無罪可科所獲之酒自應

發還詐贓之家人自應按例懲辦如此方得其平

上應而頷之時同

召見者爲刑部滿郎中多山

上旋問多山家世數語遂同退出

廷棟

到部謹遵所奏

辦結此案繕稿呈堂未及具奏三月十五日

廷棟

奉

旨補授直隸保定府遺缺知府翼日謝

恩蒙

召見

上問直隸官有汝同年否奏曰祇藩司陳啟邁是

臣拔

貢同年

上曰汝常讀何書對曰

臣

嘗讀程朱之書

上曰何以學程朱者多迂拘對曰此正不善學程朱之
故程朱以明德爲體新民爲用乃由體達用之學天下
斷無有體而無用者其用不足必其體尚多缺陷凡臨
事迂拘不通正由平日不能如程朱之格物窮理而徒
資記誦非學程朱之過也

上曰明之楊大洪此等人豈可謂非程朱之學對曰明
朝開國卽崇尚程朱之學人人奉爲法守故能培養一
代人心廉恥而節義最著楊大洪節義之士也程朱非
無節義只是自盡其性分之常而不得僅以節義名若
節義之士深以涵養亦卽程朱之學但其至性勃發迫
於忠愛每近激烈非容納直言之君不能諒其心

拙修集卷一

四

皇上深取於楊大洪是崇獎節義之士也而人心將自
此振矣

上曰汝識曾國藩否對曰曾國藩曾署刑部左侍郎
實早與相識其人勵志不苟亦是楊大洪一流人材雖
進言近激而心實無他

上曰汝識倭仁乎對曰亦早與相識是篤守程朱之
學者平日專在身心檢察曰自記載以爲考驗
其篤實其守道似近迂而能知大體

上曰其記載所著是何書對曰是非著書乃每日自省
課程蓋學問不從身心上講求則根本不立其用處卽
不能無弊昔宋臣程頤進說於君有三曰立志曰責任

曰求賢志不立則規模不定

皇上高居九重天下之所瞻仰意有所嚮莫不如響斯應若此志一定何爲不成志在堯舜斯爲堯舜矣初無難也任不專則大臣得以謝其責羣奉

皇上以乾綱獨運之隆稱自處於奉令承教而得失兩無所預天下事誰與

皇上分其憂古所謂君逸臣勞正惟各受其任卽各專其責也天下事無大小首在得人不急於求賢則無與其治然欲得人必在知人知人之道尤歸本於人君之一心

皇上讀書窮理以裕知人之識而又清心寡欲以養坐

拙修集卷一

五

照之明深宮寤寐旁求則輔相得人輔相進賢待用則內而部院外而督撫得人部院督撫各擇其屬則內外司官州縣無不得人斯賢才出矣

上曰如某者才亦可用對曰小人無才不足以售其欺
是其敢於欺

皇上之驗昔道光年間

是其敢於欺

成皇帝之驗

成皇帝赦其重罪畀以重任復故罔

上行私其才何所賴乎

上聞奏默然

廷棟

乃悚然而退

廷棟

已離部至十八日

始具奏所結私酒案奉

得
硃批嚴斥荒繆堅執成見著再行細心審訊等因欽此

嚴旨後部中羣情悚懼惟呂公賢基謂此案無可再訊
謹申明案情實已確鑿無可再訊仍照原擬於二十二
日具奏始奉

旨依議欽此此審辦私酒案奏結之原委也越日
往謁彭公公告

廷棟曰

上嘗垂詢軍機大臣今之畱心理學者祁春圃相國以
倭仁及君名對子亦以曾國藩對君昨

召對後

上告我等曰吳某學問結實

廷棟

聞公言爲之悚惕無

已竊念疎逃小臣一念愛

拙修集卷一

六

君之忱發於不自知不覺言之越分乃

聖主不以爲忤反虛懷開納誘之盡言得邀非分之
知正不知所以圖報也然則吾

君之聰明天竄聽言如轉圜尤獨畱心正學豈羣下所
能窺測哉苟欲稍裨

高深當知所先矣己未仲冬月

臣吳廷棟

追憶恭紀

陛見恭紀

丁巳

丙辰歲黃河潰決大名之開東長被水成災請賑奉

旨派

臣廷棟

稽查賑務仲冬蒙

恩升授山東藩司時農部以大錢壅滯不行歸咎直省

不肯疏通行使奏奉

諭旨飭下直督自明歲上忙爲始兼收三成大錢三成鈔票完納錢糧合省皆知勢不能行諸多窒礙因

諭旨嚴切有如不奉行私收實銀以枉法賊論之語督臣不敢上陳懼干阻撓之罪合省人心皇皇迄無補救

善策

廷棟

於丁巳仲春

陛見直督因奉部文疏通大錢之條陳於現行大錢二成奏明推廣行使三成臨歧諄屬

廷棟

面奏情形

廷棟

至京二十一日進見

上問賑務及河決情形一一據實陳奏二十二日再進見

拙修集卷一

七

上卽問直隸能否行使大錢對曰直隸市肆前曾出示行使大錢二成今春復推廣行使三成小民謹奉公令原屬行使其實市中買賣價值百文之物因行使大錢二成卽索價百二十文今行使大錢三成卽索價加三成暗中折算除去三成大錢不計臣不敢一言欺飾竊謂此雖名爲行使實不得謂爲流通

國家立法必先便於民方可行必先信於民方能行現奉

諭旨直隸自今歲上忙爲始錢糧卽收三成大錢三成鈔票是十成實銀已遞減去六成在百姓似宜歡忻鼓舞急於奉行乃反懷疑觀望隱生顧慮者必有所不便

不信也直隸計二百餘萬錢糧若收三成大錢以京錢四串抵銀一兩計收二百餘萬串大錢民間安能驟得如許大錢將來私鑄必由此充斥恐誅之不可勝誅如不收私鑄則可指爲阻撓或折收制錢又干枉法姦民得以挾制其上矣倘謂旣收大錢如部文所言京中必有商販自然疏通將大錢由京運直竊謂商販所圖者利耳今以十文制錢買一當十大錢運至直省仍賣十文制錢初無利息空增運費川資謂自多興販必無是理設有興販定是私鑄而影射官錢其弊何可勝言至各屬所收大錢運交藩庫其運費又將何出臣駐開州以一州而論應收錢糧將及八萬以三成大錢而計合

二萬四千兩以四串京錢抵銀一兩合九萬六千串每車運大錢六百串計車一百六十輛至省十一站每車四串一站計一車四十四串共需七千串有零此費取之民則爲浮收出自官必無力賠墊況由藩庫支放又需車費此亦窒礙難行之一端矣官民之情如此上恤錢糧恐難照常輸將直隸乃畿輔重地畿輔安靜足以拱衛京師前此所收銀七票三支放則銀票各半藩庫多此二成實銀方足以供周轉卽去歲大賑及今春展賑計用實銀十九萬有零皆賴此二成實銀撥發否則豈能鈔票大錢分給災民乎今年黃河決口未塞直隸水災必重若議賑卹費將何出又

東陵差借資民力必先由藩庫墊發方不至緩不及事
倘無款可撥必將預取於民操之太急恐抗糧抗差別
滋事端必所不免外省情形各有不同在因地制宜酌
量辦理督撫大臣受

恩深重當此經費支絀之時如大錢可以疏通豈肯不
盡心籌畫臣非謂大錢必不可行似宜以大錢爲母以
制錢爲子必子母相權而子多於母方可漸次通行尤
必禁令畫一不致朝更暮改庶足取信於民

上始而靜聽繼則連聲相應曰據此無論官運商運仍
是不行對曰若能行自然流通不待販運情事實是如
此臣不敢一言欺飾各處行使大錢城內行使城外卽

。拙修集卷

九

不能行使如何得謂流通今市中但見大錢不見制錢
小民實是不便窮民日用零星之物僅值數文卽物價
亦必有奇零市上只有當十大錢並無當一制錢豈非
不便今百物騰踊實由於此蓋官以一錢爲當十民以
當十爲一錢欲救此弊只有添鑄鐵制錢停鑄大錢以
平其勢

國家用鈔票大錢原爲每月搭放兵餉起見惟多搭幾
成制錢放散則多一成制錢自能平一成物價今戶工
兩部不肯多鑄制錢臣曾訪問其故據云工本太費須
兩文錢鑄一文似是物料工價底本太貴臣在直隸見
寶直局所鑄鐵制錢雖無大盈餘不致如是之費

國家錢法惟無餘利則私鑄不禁而自息其利權可操之自上今市上不見制錢非是無制錢乃是市猶居奇銀一兩換大錢八串換制錢四串

朝廷多方疏通大錢立一法卽增一弊皆爲市商所假借以遂其操縱伸縮之計愈欲重大錢而大錢愈輕實由科條太多朝更夕改民無適從之故

國家先不自信何能取信於民前聞順天府出示不准挑剔大錢姦徒因故持破爛大錢買物有不收者卽勾通差役以阻撓大錢向其訛詐順天府查知前示生弊又出示准挑剔破爛大錢不用遂有借挑剔而不收大錢者民間遂訛傳不行使鐵大錢而鐵大錢竟廢而不

拙修集卷一

十

用此禁令不一之一端也現在市上並不見有當十鐵大錢則民間不用可知乃戶工二部猶日鑄鐵大錢何也

國家設法疏通報捐則收鐵大錢二成今方平糶又全收鐵大錢將來大錢盡歸於官只有搭放兵餉一途兵持鐵大錢無處使用貧民小賈所得鐵大錢亦成棄物是兵民交困矣且御史條陳各持一說固有目擊時艱爲民生起見者恐或因

皇上意在疏通大錢揣摩迎合附和進言議論紛然徒足惑人聽聞亦所不免若因之多立章程流弊愈甚卽如銀票鈔票本係一例頒行乃無端自分輕重欲廢銀

票而專用鈔票又准以銀票而換鈔票無怪銀票日輕也

問曰直省物價已騰貴否對曰收三成大錢之騰黃初張物價實已漸長直省錢糧舊章似未可輕改或於三成銀票內有願交大錢者當聽其便其零星小戶銀不成兩者亦聽交大錢似不宜限定成數致有窒礙今歲上忙錢糧若不早定畫一章程必多觀望臣竊謂三成

大錢章程未免操之太急人見諭旨嚴切懼于阻撓之罪勢既難行必至陽奉陰違諸弊叢生

皇上問及臣實不敢一字欺朦

上頷之臣退出嗣至

拙修集卷一

十一

朝房見大農翁協揆問及大錢可否流通謹以所奏對大農亦以爲然先是戶局日鑄大錢八成制錢二成卽因是易爲制錢八成大錢二成繼見少農沈公兆霖時管理錢法堂廷棟亦進言如前少農稱快囑廷棟具摺

上陳廷棟以現爲山東官

皇上問及故不敢不直陳究不敢出位具摺陳直隸事少農復親至寓諄切言之廷棟謹謝謂可俟新任直督

譚公廷襄奏止之廷棟復謁樞庭穆公蔭敬述奏對之

言穆公亦擊節謂胸中鬱氣今爲一暢廷棟因問曰公

旣以棟言爲然當日與農部會議時何不阻止公曰諸

邸力持此議余力不能禁耳廷棟至東省後卽以所奏對寄書直省錢方伯忻和方伯亦深稱之謂制軍將蒞任可以奏明挽回後制軍

陛見與諸邸會議遂得停止收三成大錢之議而民心始靖足徵時政之弊特患無人上達今

聖主從善納言雖

朝議意在必行之法但能明指其弊無不立卽

俯從而舉朝每以

詔令已行遂諉爲不能補救何耶己未仲冬月

臣吳廷

棟追憶恭紀

附金陵告捷請加敬懼疏

甲子

拙修集卷一

三

奏爲金陵告捷尤宜益加敬懼持之以恆永固長治久安之基仰祈

聖鑒事竊臣恭讀本月初三日

上諭自古君臣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卽令今日已治已安猶當戒慎恐懼不自滿假等因欽此方今江甯克復元兇授首四方指日蕩平普天臣民同深慶幸乃

聖心猶戒慎恐懼不自滿假諄戒統兵大臣督撫等及內外大小臣工慎始圖終無荒無怠此誠四海臣民萬世無疆之福也而臣竊有慮焉萬方之治亂在

朝政百工之敬肆視

君心事不貴文貴其實下不從令從所好敢爲

皇太后

皇上敬陳之夫治亂決於敬肆敬肆根於喜懼從古功成志遂人主喜心一生而驕心已伏宦寺卽有乘此喜而貢其諂媚者矣左右卽有因此喜而肆其蒙蔽者矣容悅之臣卽有迎此喜而工其諛佞者矣屏逐之姦卽有窺此喜而巧其夤緣者矣諂媚貢則柄暗竊蒙蔽肆則權下移諛佞工則主志惑夤緣巧則宵小升於是受蠱惑塞聰明惡忠讜遠老成從前戒懼之念一喜敗之此後侈肆之行一喜開之方且矜予智樂莫違逞獨斷快從欲一人肆之於上羣小煽之於下流毒蒼生遺禍社稷稽諸史冊後先一轍推原其端只因一念之由喜入驕而已軍興以來十數省億萬生靈慘遭鋒鏑卽倡亂之民莫非

朝廷赤子大兵所加盡被誅夷

皇太后

皇上體上天好生之心必有哀矜而不忍喜者況旗兵乏食根本空虛新疆缺餉邊陲搖動兼之外夷徧處窺伺要求邪教肆行人心煽惑豈惟不可喜而實屬可懼假使

萬幾之餘或有一念之肆雖

綸音告戒而羣臣第奉爲故事多方且視爲具文積習相沿徒爲粉飾將仍安於怠惰廢弛矣是非堅定刻苦

持之以恆積數十年之恭儉教養有未易培
國脈復元氣者夫上行必下效內治則外安而其道莫
大於敬其幾必始於懼懼

天命無常則不敢恃

天懼民情可畏則不敢玩民懼柄暗竊則諂媚必斥懼
權下移則蒙蔽必照懼志易蕩則諛佞必遠懼邪易升
則賁緣必絕凡皆本於一心之敬而已蓋懼者敬之始
敬者懼之實敬則

大智愈明

神武愈彰

天之明命常顧於目民之怨咨如聞於耳

合拙修集卷一

十四

一人篤恭於上盈廷交儆於下羣帥知懼必協力以靖
餘氛殘寇無難盡掃大吏知懼必竭心以圖善後災黎
將慶再生而

宵旰勤勞仍復其難其慎日與二三大臣開誠布公集
思廣益無欲速無見小一切撫綏培養安內懷遠之要
無不次第籌其萬全庶幾

至誠無息久道化成紹

祖宗富有之大業開子孫無疆之不基是皆由

皇心之敬成而實由

皇心之懼始也要之存亡決於敬肆敬肆根於喜懼唐
太宗身平羣雄貞觀之治軼於漢文而以驕矜致悔明

皇親定大亂開元之治等於太宗而以泰侈召禍若夫
帝舜之治至於地平天成大禹猶戒以無傲無慢而虞
書首曰欽此所以成中天之運也武王之治通於九夷
八蠻召公猶訓以玩人玩物而丹書首曰敬此所以永
八百之祚也喜而肆者如彼懼而敬者如此易傳曰危
者使平易者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詩曰敬之敬之
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可弗以爲永鑒與臣不揣愚昧竊
獻芻言披瀝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同治三年七月十七日奏奉

上諭吳廷棟奏金陵告捷尤宜益加敬懼一摺據稱治

批修集卷一

五

亂決於敬肆根於喜懼從古功成志遂人主喜心一生
而驕心已伏宦寺乘此喜而貢其諂媚左右因此喜而
肆其蒙蔽容悅之臣屏逐之姦卽由此工其諛佞巧其
夤緣於是受蠱惑塞聰明惡忠讜遠老成戒懼之念一
喜敗之侈肆之行一喜開之歷稽史冊無不因憂勤惕
厲而致治驕矜侈肆而肇亂者請始終戒懼持之以恆
永固長治久安之基等語前因江甯克復而各路餘氛
仍熾曾明降諭旨令內外大小臣工勤思職業不得以
捷書過至謂海內業已承平因而晏安廢弛茲覽吳廷
棟奏於萬方之治亂百官之敬肆皆推本於君心之喜
懼剴切敷陳深得杜漸防微之意軍興以來十數省億

萬生靈慘罹鋒鏑卽倡亂之民何莫非朝廷赤子大兵
所至悉被誅夷言念及茲良堪矜憫卽使天下已治已
安猶當兢兢業業慎益加慎矧楚江等省餘孽未靖新
復地方瘡痍滿目一切防剿撫綏正須悉心經理朝廷
宵旰焦勞無日不以奠民生培國脈爲念斷不因東南
漸就蕩平稍涉滿假第敬肆之幾萌於一念惟當戒慎
恐懼朝夕乾乾期於上下交儆慎始圖終中外臣工亦
當體朝廷兢惕之心各矢忠赤共濟時艱於吏治民生
實力籌畫務策萬全以期海宇乂安閭閻樂業有厚望
焉吳廷棟摺着交存弘德殿用資省覽欽此

拙修集卷二

霍山 吳廷棟 彥甫

劄記

檢點氣質之偏多疏略多優柔深有味乎瑟僖二字之義然下手工夫必自矯輕警惰始

唐敬楷先生嘗語余云顏子亦祇從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做起惟進而不止遂造至不遷怒不貳過地位

一有近名之心其志遂隱爲毀譽所奪雖日從事於道義皆徇外爲人矣故必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乃爲爲己之學

心要在腔子裏所謂腔子者指此身而言也心爲身主

拙修集卷一

凡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皆心也惟心存則肢體髮膚有觸卽覺一有不存且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矣

傲凶德也弱亦六極之一此皆氣質之偏惟知學庶能變化要非百倍其功不可乃有以學長傲者是自暴也

且有因弱廢學者是自棄也噫可爲深鑒矣取人之善惟核其實觀人之過必原其心君子惟具知

人之識故能節取其長而用心至恕若有意出於寬厚反情近可罔矣

天下無物外之理故窮理必在格物天下無性外之物故格物卽以致知

惟無欲則外物不能撓自有鳳翔千仞氣象

不言而躬行久將人共信之若翹然以道義自命非徒
來人訾議其氣象已與篤實自修者不相似故下學立
心之始深有取於闇然也

疾惡太嚴尤非處今世所宜然究其弊仍是爲己之心
未切若移疾惡之心反而自治則其疾人惡之意自緩
矣故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
不仁者加乎其身又曰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其不善者
而改之蓋學惟爲己而已誠嚴於自治又何暇責人乎
學惟爲己必首嚴義利之辨而其要則在慎獨

惟居敬而後知慎獨窮理而後能慎獨

知而能行乃爲真知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

拙修集卷一

二

也必弗去而後可爲知中庸章句謂能擇而不能守者
不得爲知而以顏子之得一善而服膺弗失爲真知也
學惟知自反然後知所用力處惟能自反然後知所得
力處凡日用間間一言之是非見一事之得失遇一人
之賢否皆一一反己內勘而自責自修必毋使一念放
過推之讀書尙論之際莫不然是亦困勉者所從入之
途也

張楊園先生備忘內辨證文王無獻地進女事夷齊無
叩馬事孔子無誅少正卯事曾子無易簣事其義皆至
精必如是然後可言知人論世

存心養性雖有分實交相濟不能存何以養不能養何

由存存者何操之而已養者何無害而已究之卽存卽
養中庸戒慎恐懼孟子勿忘勿助存養之事也而其要
不外一敬

不干求易不受人牢籠難不受牢籠而仍不涉矯激尤
難是非平日以道自守不能嘗愛陸稼書先生人處處
要樹立一界限事事要斟酌一分寸二語要其道止在
正己又必以危行言孫爲貴

處嫌怨之地操曲直之判惟虛衷無我不激不隨可以
獨立不懼若有一毫計較利害之念反無以自全

用惡不可稍溢一分若治一事而有因人加嚴之意所
守雖正而用心則私

拙修集卷二

三

言語不中節由修省之心不密故無以自立其誠而尤
悔卽因之

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必將禍福利害之心掃除淨盡事
事自反而縮不可參以一毫意氣

臨危疑之際一以敬慎之心持之畏葸與激烈俱足償
事

取巧之人難與其大事非明炳幾先而持守貞固鮮不
爲所累

平日無存養功夫卒遇事變雖勉強靜鎮不爲所奪此
心終覺勞攘

事變雖小此心如臨大敵經一番磨鍊便得一番動忍

之力益事無大小其理則一而吾人處事之心則難一極力檢察此心時不覺參以近名之念非徇外爲人而何

不計較禍福利害惟求其是而已然不可以僥倖嘗試及委心任運者爲能不計較禍福利害

一日立乎其位卽宜一日業乎其官不得其職則去可也有時他徙則不與聞亦可也若事變已臨身處局中而萌退避之心爲巧免之計不可也其間心迹各判大有義利公私之辨

事君以勿欺爲本責難於君反躬多歉卽是不能免於欺處念及此悚然汗下

拙修集卷一

四

但能爲民請命不至貽害他日一己之升沈榮辱亦何足計

合理氣而言則曰理一分殊分理氣而言則曰理同氣異

觀人宜嚴嚴則不容僞故愛而知其惡而士有眞修用人宜恕恕則能節取故惡而知其美而世無棄才

畫前之易卽太極所謂理先於氣也

先儒謂誠敬仁義之學起於乾九二坤六二則誠敬仁義之名書固已言之然理寓於象是誠敬仁義之理實先著於乾九二坤六二兩爻至孔子而後發之於文言

耳

學者存志士不怠在溝壑勇士不怠喪其元之心克得盡便是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的分量

論事君之道皆知以責難於君爲要以格君心之非爲先然不能責難於身未有能責難於君者不能自格其非心未有能格君心之非者讀朱子所上封事其論大學之道讀書之法及天理人欲之辨皆自道其所得故指陳得失而內外本末委曲詳盡所謂有天德而後有王道也學者宜熟讀潛玩而反求諸身焉

周子之主靜是自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得來戒懼是全體工夫主靜實貫動靜而言其義一也而必歸重於不

睹聞與靜卽所以立天下之大本處

拙修集卷一

五

朱子與陳俊卿書別紙云試思平日所以願忠於國者云何而反求諸其身則其得失之數隱然心目之間矣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況欲格君心以救一時之禍此豈細事而可不責之於吾身積之於平日而苟焉以一朝之智力圖之哉讀此書而知後世君臣之際誠意未孚皆以智力求濟耳此由不講於大學之道也

又與趙尚書書云前所謂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

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並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爲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其有益耳讀此書而知人臣未有不先自正其心而能格君心者卽幸而得君非平昔求志有素規模預定亦豈能一旦盡破夫苟且因循之習而轉移一世哉此身任天下之責者所宜三復也

又答蔡季通云叔京云能存其心是之謂敬而某以爲惟敬所以能存其心論此兩日竟未能合以此見議論易差若不實下日用功夫勤加防檢殆無以驗其是非也味此語可知學者生程朱之後亦知言居敬而猶未免誤入禪學者蓋有由也

又云所論小人共事之說鄙意未能無疑蓋君子隨時救世無必待至聖人然後有爲之理又不可強其力之所不足挾私任智而僥倖於有成惟循常守正爲可以無悔顧其間屈伸變化自有斟酌不可至於已甚耳易中論此等處當無所不盡更煩考之經傳抄出共詳之此條尤今之入世者所當深味也

又答呂伯恭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趨向之邪正近日稼書先生之辨陸王直是從此起見彼調停於朱陸之間者固未足以知此也

朱陸異同及晚年定論大抵皆引答何叔京各書爲據然卽以答何叔京書觀之其論持敬下功夫處亦有不
可假借者如曰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
可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
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
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又曰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爲未
發已發之不同耳又曰心主於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
所以爲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也又曰二
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真學之綱領存養之法一主乎
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固非謂但制之於外則無事於
存也所謂既能勿忘勿助則安有不敬者乃似以敬爲

功效之名其失之益遠矣又曰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
所以操之道也尊兄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操其覺者便
以爲存而於操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論之
偏而於日用工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竊謂正當
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
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
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義理未明
正須反復鑽研參互考證然後可以得正而無失古人
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正爲是也奈何憚於一時
之費力而草草自欺乎又曰由乎中應乎外但說理之
自然下句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下功夫處以

箴語考之可見矣若必曰先存其心則未知所以存者果若何而著力耶又曰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又曰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爲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味此數條朱子從初入手下功夫已是敬義夾持豈談陸王者所得藉口哉

答程允夫云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少却玩味踐履功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却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久長纔過了便休反不

如遲鈍之人多費功夫方看得出意思却久遠此是本原一大病又云記得向說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曾奉答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卽有歸宿此語似有味讀此書語語深中吾人病痛不可不時以自警省也

答石子重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一書足爲認心卽理者對症之藥不可不熟讀

陽儒陰釋之說惟高明者尤易陷溺一惑於其旨鮮能自拔者朱子答陳衛道書云左右既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某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說大概不是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初入學時樣讀後來漸見一二分意思便漸見

得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
不用著力排擯自然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
歸於正便是放不往下看不破也今所謂應事接物時
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儻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功
夫未有干涉也讀此書然後知人所以有取於彼者皆
放不下也其放不下者皆由看不破也惟放不下故日
讀聖賢之書而終無所得是必如朱子所言將自家文
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乃爲真能將彼放下
且於此虛心涵泳必直至見得他無一星子是乃爲真
能看破方是於此邊真有所見嘗見友人有讀書甚博
提撕甚力而於自己身心終無所得力者始知所云只
是提撕得儻侗底影象與自己這下功夫未有干涉之
語正中其弊也

眞西山曰按朱子語錄有問水流就下以後此是說氣
稟否若說氣稟則生下已定安得有遠近之別先生曰
此是夾習說愚謂黃氏氣稟不同性亦隨異之云最得
此段之意蓋人之氣稟有至善而不可移奪者有善少
惡多而易於移奪者有善多惡少而難於移奪者凡皆
習氣稟而言不必兼習說所記恐誤當更詳之按西山
先生所云不可移奪易於移奪難於移奪三等人之辨
固由氣稟之不同然其所以移奪之者正指習而言也
則朱子夾習說之言正不得謂是記者之誤矣

或問觀過之說曰劉氏之說亦善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魯昭公實不知禮而孔子以爲知禮寔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乃所以爲仁也按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以此語推之則周孔之過正仁至義盡處其寔不得謂之過矣似不得引以爲觀過知仁之證俟更詳之

朱子答張敬夫棊云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非文意蓋旣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卽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卽事卽物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稟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

其所存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不中矣所以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爲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夫此心廓然初豈有中
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分之則須如此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耳愚按此條分別未發已發界限極爲詳備乃定論也而後人猶執朱子向來所說以爲指訣遂致轉相貽誤是亦未嘗合朱子己丑以後之言而通考之也

答林擇之用中云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爲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愚按此論似近白沙之靜中養出端倪然書中始終以敬字爲言謂敬義非兩事貫通動靜敬立義行其根本自正初非白沙所得假借也

答劉叔文云須知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性却常在云云愚按此四語亦有可疑似不免說成有一懸空孤立之性耳

吳伯豐問明道曰四端不言信信本無不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必大謂信者是有此仁義禮智而已至理元亨利貞也至孟子所謂氣旣曰配義與道則

拙修集卷一

十一

是氣也似有體段形器之可言恐不與信之理同未知是否朱子云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晰者故明道之言如此愚按朱子之言蓋謂明道係借氣喻信非謂氣卽信也然語氣究未顯豁

答項平父云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某自覺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愚按陸子言尊德性而入於禪固由不能

如朱子之道問學其實朱子提出一敬字以爲聖學所以成始成終則能尊德性者亦莫如朱子也蓋德性問學兩事工夫缺一不可未有不道問學而可謂之尊德性亦未有不尊德性而真能道問學者此固朱子謙已誨人意在使學者反身用力去短集長不墮一邊而其拳拳於子靜欲救其失之深心亦於此可見矣乃後人遂謂子靜之學爲能尊德性固有未當而謂朱子之學專在道問學尤爲臆度也

答王德修書云兒時侍先君子官中秘書是時和靜先生寔爲少監某嘗於眾中望見其道德之容又得其書而抄之然幼稚愚蒙不識其爲何等語也既長從先生

長者遊受論語之說徧讀河南門人之書然後知和靜先生之言始有以粗得其味然既不得親受音旨而其高第弟子如老丈者又未得見以信其所粗得者果先生之意否也云云愚按書中所稱和靜先生並及其論語說又以河南門人爲言是卽爲尹和靖先生無疑而德修乃其弟子也考韋齋先生行狀紹興四年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循左從政郎丁內艱服除召對改左宣教郎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郎尹侍講墓誌紹興八年二月除秘書少監四月改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崇政殿說書是韋齋先生與和靖先生同官當在服除後再入秘書省時而朱子猶及親見和靖先生蓋在

紹興八年戊午是時朱子方九歲故自謂幼稚愚蒙耳
答方賓王書云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時所聞用功之
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
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程子所論心指已發後書明言
此固未當則是一時言語不免小差須如後說乃爲無
病蓋性爲體情爲用而心則貫之也必如橫渠先生所
謂心統性情者其語爲精密也愚按朱子不主延平驗
氣象之說於此可證而以心對性謂心爲性之用謂未
發爲性已發爲心皆爲舊說之誤而非定論矣

呂氏大學解曰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
堯舜同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

默而識之朱子謂致知格物大學之端始學之事也一
物格則一知至其功有漸積久貫通然後胸中判然不
疑所行而意誠心正矣豈遂以與堯舜同者一旦忽然
而見之也哉此殆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虛談非
聖門明善誠身之實務也愚按單提良知立說實始於
呂氏朱子早斥爲釋氏之虛談後人或未之考也至陽
明標良知爲宗旨遂據爲獨得之秘正所謂拾前賢之
所棄以自珍也可慨已

備記云某嘗疑誅少正卯無此事出於齊魯陋儒欲尊
夫子之道而造爲之說若果有之則左氏記載當時人
物甚詳何故有一人如許勞攘而略不及之史傳間不

足信事如此者甚多愚按此論實不可易足破千古之惑蔡邱之盟尙曰無專殺大夫豈謂聖人而專殺也

龜山語錄一條云仲素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曰未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又曰心之爲物明白洞達廣大靜一若體會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爲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愚按能盡其心自然知性此象山之說後來陽明亦作如此解與朱子說皆不合且孟子只曰盡心此却重在知心亦可疑又案能盡其心自然知性味句中者也

語氣似說倒了朱子曰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其解自是精當且此節集註尤屬詳明一倒轉說則是知至而後物格便成語病所云未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似離性以求心所云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似分仁與性爲二多屬可疑

乙巳科會試曾滌生先生任分校四月十一日揭曉出闈余飯後往視之滌生先生云同與分校者惟羅椒生朝夕聚談椒生尤推服蘇賡唐謂其日以自省者有四語曰不欺暗室不侮鰥寡喜怒不形物我無間愚按喜怒不形自是涵養既至之氣象若日用工夫以此四字爲期恐反夾雜私心作用似不若易不形爲無私二字

則檢察較有可據

余時寓宣武門內東城根畫石橋東庭有古槐一株是日天明時有杜鵑

集其上啼餘聲始飛去

續資治通鑑攷異今俗本家語孔子娶开官氏諸書皆

因之錢竹汀據漢禮器碑聖妃并官氏又曲阜縣石刻

大中祥符封鄆他本國夫人制句容縣石刻元至順加

封制皆作并官字畫分明以正流俗相承之譌柯氏宋

史新編儒林傳亦作并官知柯所見宋史本尙未誤今

當從之

孔子說蒸民之詩有物有則句只加一故字必字民之

秉彝句下只加一也字好是懿德上只加一故字其旨

意便已軒豁呈露此明道說詩不曾下一字訓詁轉却

拙條集卷一

五

一兩字點掇念過便教人省悟朱子說詩亦只轉一兩

字點掇念過皆有得於孔子說詩意也

晉劉琨素性忠貞慷慨有大志而未免奢豪喜聲色徐

潤以音律得幸驕恣干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爲言

琨反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馭豪傑以恢遠略而

專除勝己禍必及我琨母抑何其賢且智耶盛子泥奔

漢具言虛實漢主聰遣粲曜將軍寇并州以泥爲鄉導

琨東出收兵常山且求救於代漢乘虛襲晉陽琨還救

不及泥遂殺琨父母琨之賫志以歿世咸惜之不知琨

不能秉賢母之訓以致禍及其親終於無成非不幸也

東漢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

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林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竊謂密之論非也士大夫退處林下自當以劉勝所守爲正密之所行乃出位之謀不合於義也東漢黨人惟昧於其默足以容之道故一例入於矯激此密所以終坐黨事被徵自殺當以爲戒湯誥曰若有恆性六經言性始見於此伊訓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是又兼習而言與湯言降衷之性亦互相

發也

聖賢之言衷曰降衷命曰降命才曰降才深味降之一言真若天之於人交相付受明命赫然不離心目之間也可不敬哉

南軒張氏曰夫有是物必有是則苟失其則實已非矣其得謂是名哉故凡言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皆以失其則故也人生於天地之中其所以名爲人者以天之降衷善無不備也失其所以爲人之道則雖名爲人也而實何如哉味其言深有警焉

主靜者主正與義也正義便是利貞中是亨仁是元利貞誠之復也

畢命雖收放心閑之維艱按放心二字始見於此

詩秉心塞淵鄭氏曰塞充實也淵深也張氏曰虛明如淵也朱子曰塞則多不明塞淵則實而明猶曰誠明云爾又燕燕之詩亦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仲氏謂戴嬀也以婦人而能若是學者可不勉乎然其道無他中有主故實私不能蔽故明不曰明而曰淵尤當深味

論語仁者靜孔氏注曰無欲故靜周子意亦有所本歟伊尹曰民罔常懷懷於有仁六經言仁始於此虞書所謂好生之德安民則惠卽仁也而未有仁之名至是而名始著大抵言仁之用至孔子繫易而後言仁之體

道德二字並言始見於禹誓師之詞曰反道敗德

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益贊於禹所謂至誠卽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誠字始見於此大禹謨曰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六經之言鬼神始於此又益贊於禹曰至誠感神專言神始於此

拙修集卷三

霍山 吳廷棟 彥甫

讀書記疑

昔陸稼書先生集中有讀呻吟語疑十餘條自註云呻吟語一書鞭策身心箴砭末俗有功世道非淺然其間亦有一二可疑者謹記之以質君子意在舍瑕取瑜非敢妄議先儒也某亦竊取此意以讀薛文清讀書錄與陸桴亭思辨錄李文貞劄記而輒記所疑以俟參考庶或免於楷妄之譏耳

讀薛文清讀書錄記疑

拙修集卷三

讀書錄於太極圖說體玩獨深亦可謂深造自得取之左右逢其原矣但極力發明一神字味其語意未免認用為體直以神為太極似不無少差姑記所疑以俟質之知言者其曰一故神太極也又曰知無極而太極者窮神之事也又曰神妙萬物之體神妙萬物之用太極也又曰木火土金水之神在我為仁義禮智信之德此鄭康成中庸疏之說朱子嘗取之又讀通書筆錄動靜第十六動靜即圖之陰陽神即圖之太極也讀書錄所記如此類者非一竊謂神乃太極之流行發用太極之妙用即神而神非即太極也乃朱子所云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夫在天之神即在人為心而太極在人則為性若認神為太極此

卽陸王之認心爲性所由致誤也細玩讀書錄引朱子曰程子言以功用言謂之鬼神以妙用言謂之神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凡易兼言鬼神者皆言其氣單言神者皆言其理朱子釋陰陽不測之謂神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是則神卽道也卽理也按朱子妙用言其理一語實讀書錄之所據而其誤會本義之旨正在於此蓋朱子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所謂道之體者指一陰一陽之謂道言也所謂道之用者指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言也而其所以然者未嘗倚於陰陽卽指動靜者所乘之機言也此註乃結束通章之語非專指不測

之神一句言也朱子言妙用言其理亦指理之發用而言非謂神卽道卽理也如中庸言鬼神爲誠之不可揜亦指誠之發用而言非謂鬼神卽誠也鬼神固形而下也故朱子又曰神亦形而下者此處辨之不精毋惑乎謂釋氏金剛經專言形而上者其亦不能無毫釐之差矣

又云中庸之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溫故而知新皆易知崇之事尊德性道中庸敦厚崇禮皆易禮卑之事愚按朱子以尊德性上五項爲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下五項爲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實屬精當然德性之屬雖指行言而實兼知問學之

屬雖指知言而實兼行所謂大小相資首尾相貫者此也卽以知崇禮卑分屬仍應以上五項極道體之大者爲知崇之事下五項盡道體之細者爲禮卑之事似不必拘於知行之辨而分裂語句以就之也

又云先儒謂邵子以一萬八百年爲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天始開竊疑天未開時只是氣塞既未有日月星辰厯數四時不知如何計其年數愚按數生於理天未開時雖無厯數四時可計然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而卽既開之天以推未開之天其理固有可計也又云萬物本諸天萬理本諸心似宜曰萬理本諸性雖言心卽可該性然言心而不言性終恐爲外學所假借

又曰一以心言貫以情言所謂心統性情者也竊意當云一以性言貫以情言而其主宰運用者則心也所謂心統性情也文清生陽明之前未覩明季學術之弊不知其認心爲性認神爲理正所謂彌近理大亂真也故時有卽心言性卽神言理處不善會其語意皆不無開假借之端正不容不嚴以辨之惟朱子立言至密便無可指罅隙

又謂本然之性理一也氣質之性分殊也其誤與羅整菴陸桴亭同不知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乃理一氣殊非理一分殊也

又云人心卽食色之性道心卽天理之性竊按中庸序

言人心道心一則生於形氣之私一則原於性命之正
特下生原二字則人心道心自是就發用處見讀書錄
後有一條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皆以心之用言自是
定論

讀陸桴亭思辨錄記疑

居敬類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孔子入門工夫博文
約禮是顏子入門工夫日省是曾子入門工夫戒懼慎
獨是子思入門工夫集義是孟子入門工夫他如周子
之主靜張子之萬物一體程朱之居敬窮理胡安定之
經義治事陸象山之立志辨義有明薛文清胡餘干之
主敬湛甘泉之隨處體認天理陳白沙之自然養氣王
陽明之致良知皆所謂入門工夫皆可以至於道

拙修集卷三

四

按學至象山首開捷徑有明湛陳王三子名爲儒實
皆禪也其所謂體認天理及養氣致良知名則是而
所體認所養所致之實則非蓋由認知覺爲性而發
源於象山心卽理也一語初學於此必極其明辨而
後可不惑於歧途先生乃謂皆入門工夫皆可以至
於道殊不可不辨

格致類云天下事有可以不慮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
有必待學而知者名物度數是也

按心性道德有可以不慮而知者卽有必待學而知
者今獨以學歸之名物度數而謂可以不慮而知者

爲心性道德以此論學恐不免如陽明之專重不學不慮蓋文王緝熙敬止成湯聖敬日躋孔子好古敏求古今斷無不學不慮而得成爲聖人也生知之聖特生而從容於學慮耳

又云武箴問象山不取伊川格物之說以爲隨事討論則精神易徹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不照如何曰隨事討論亦是心去討論至曰心明則無不照所照者何物亦卽隨事精察也先儒論道雖各持一論要之實相通貫其彼此交譏者未免有勝心也

按心明則無不照非上智不能顏子之資猶必由博而約況吾人當氣拘物蔽以後不知加學問思辨之

拙修集卷三

五

功而但求之心幾何不師心自用而認人心爲道心乎其以隨事討論爲做精神正譏朱子之格致爲義外之意乃謂先儒各持一論實相貫通恐正不能無毫釐之差至朱子與陸子辨乃欲深救其失與陸子之立己自是大屬不同亦不得謂彼此交譏同爲有勝心也

又云王新建於致知中增一良字極有功於後學蓋恐人以世俗乖巧爲智也然亦是要單提此語作話頭故耳若連上文誠意讀下知豈有不良者乎

按致良知三字止論字面則良知本於孟子致知本於大學固無可議特新建旣曰良知卽天理不又曰

佛氏之本來面目卽儒門之良知乎彼固未嘗以禪
自諱也是其所認爲天理者止是此心之神明而已
故其視知愛知敬與知食知色初無分也惟不學不
慮而知斯無不良矣是卽爲天理矣此末流所以入
於猖狂恣肆也以是爲有功於後學正所未解

誠正類云未發只是性已發只是情或言小人無未發
者非也人豈有無性者乎只是小人未發少君子未發
多聖人則無事無時無未發矣又云問旣言未發是性
則豈小人性少而君子性多乎曰君子率性小人溺情
性非有多少也欲動情勝而本體枯亡也豈得無多少
之異乎曰旣云枯亡則謂小人無未發亦無不可曰雖

云枯亡未必全失未全失則豈無性體偶一呈露之時
又云問如何用功便有未發曰戒慎恐懼便有未發此
卽致中工夫也曰此處用功無實落去處初學下手甚
難如何曰初學用功只就有把握處去做只已發中節
便漸有未發問如何便有未發曰毋意毋必便有未發
按小人非無未發亦非未發獨少特未發時昏昧耳
惟慮不能致中非慮無未發也心自有已發時有未
發時其思慮已萌事爲已至卽已發也若思慮未萌
事爲未至卽未發也今日小人未發少君子未發多
聖人無時無事無未發問者旣曰如何用功便有未
發答者又曰已發中節便漸有未發是以未發別爲

一物當發時而仍挾以自隨惟聖人乃能無在或失之也似亦認未發爲太極之弊

又云人生失處多在動處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故人有不宜動而動者斷無不宜靜而靜者

按吉凶悔吝生乎動故靜恒鮮失然竟謂人有不宜動而動者斷無不宜靜而靜者恐亦未盡如釋氏之遺棄外物置其心於無用之地雖事物之來當應而不應是不宜靜而靜也立論豈容倚於一偏乎

又云形而下者爲物形而上者爲神

按朱子謂神亦形而下者今謂形而上者爲神似未當竊謂形而下者爲物形而上者爲理神則在形上

形下之間究之神乃氣之精英而能妙此理者實亦形而下者而已

又云一念不生語極高妙然決無此理又云或問陽明心有無念時否陽明曰實無無念時是見到這箇境界按一動一靜乃天命人心自然之運君子之戒懼乃靜時之敬此心不昏昧耳非有念也一有念則爲既思卽是已發矣如謂無無念之時是無未發也必求一念不生固無此理竟謂無無念之時恐亦無此理也

修齊類云魯齋學者讀書當先治生之言與夫子不受命而貨殖之言若出二道然細思之蓋亦時爲之也孔

子之時雖非盛世然先王之遺法猶存使有百畝之田則亦足以餬口卒歲矣於此而貨殖誠不受命也乃魯齋之時士無恒產八口無所養則雖欲不治生而不可得死生又急於禮義矣

按無所養而不得不治生此中卽有因時之義在若謂死生又急於禮義恐不無語病蓋學者無時可舍禮義而急死生也

天道類云太極在陰陽之先者似乎陰陽之外然此只是卽陰陽而推其所以然如陰陽之一動一靜氣也然必先有動靜之理而後動靜此之謂所以然也所以然只就陰陽上推出原不離陰陽不是另有一箇太極在前生出陰陽來周子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只是恐人外陰陽而求太極

批修集卷三

八

按得此判斷凡所謂理先於氣及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等語皆可貫通矣第周子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似是恐人認陰陽爲太極如羅整菴之認氣爲理是也其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乃是恐人外陰陽而求太極

又云一僧問曰儒家說太極之前有無極且道無極之前還作甚麼子曰和尙且道無極是甚麼來僧不能答按太極之前有無極一語只開口說出前有二字便是

不識無極

又云朱子曰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却不可以動靜分
體用蓋靜卽太極之體也動卽太極之用也愚謂如此
是仍以動靜分體用了且語意未明疑是門人誤記不
若云靜者動之體動者靜之用太極者動靜之主宰似
較明白

按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却不可以動靜分體用非
是誤記乃是記者未將朱子之意先行疏明故成鶻
突耳夫以動靜分體用原未嘗錯而朱子謂爲不可
者蓋朱子早年從南軒先生未發說認未發爲太極
屬靜屬體其發時自有一未發者常主於中而有以
理爲靜爲體以氣爲動爲用之弊故又曰性爲未發
心爲已發卽此意也迨悟中和舊說之非故示人以
太極涵動靜之理而曰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者謂不
可以理爲靜以氣爲動而分體用所以直接云靜卽
太極之體動卽太極之用也

又云理之與氣一而二二而一未知卽氣是理之人若
與之析言理氣恐其認作二物若旣知卽氣是理之人
雖與析言理氣終不害其爲合一也周子三言正是指
出理氣渾合無間之妙三言指無極之真二言指妙合而疑整菴乃必
以合字疑之何也

按理氣之與心性其義一也整菴明於心性之辨而
於理氣之分不能無疑先生明於理氣之辨獨於論

性專執氣質以爲言遂不肯析言義理之性而恐人認爲有二性又何以譏整菴耶

又云六合之外畢竟如何

按理無外卽氣無外敢謂六合無外可也

人道類云問通書多說幾字太極圖中却不見此意何也曰妙合而凝處一圈是何物

按妙合而凝似是說繼之者善未可以幾字當之蓋幾者動之微也語類問通書多說幾太極圖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善惡未分處便是此論自不可易

又曰理者人之所同也氣者我之所獨也從乎同則理至而氣從焉而日進以至於天從乎獨則氣勝而理亡

焉而日流以汨於是故君子權理氣之輕重而獨致力於其重於是有居敬窮理之學焉又云或曰義理之性原於天者也氣質之性出於人者也子謂義理卽在氣質豈可言天卽在人子曰此處分不得天人若分天人便有二性謂之性便是出於天不但性出於天卽四肢百體何一不出於天強分天人總墮偏見

按義理氣質雖並賦於天然以人之稟受而言只此義理墮在氣質之中便不能無昏明厚薄之殊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故曰義理所同也氣質所獨也其實無此氣質則義理無所盛載惟以不離不雜分別言之自不至疑有二性張子

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非必病其強分天人矣
且前一條明以天人立說後一條又謂不可強分天
人亦屬自相矛盾

又云此中間靈處謂之心心中所秉而一定者謂之性
性中之妙而合理者謂之善若先分義理氣質而言性
猶是意圓語滯也

按集中前後各條於分義理氣質言性處反覆引證
是二是一融洽分明實深得程子論性不論氣不備
論氣不論性不明之旨是先生固非不知性者乃中
間忽自立異謂分義理氣質言性爲意圓語滯必欲

專主氣質以言性且創爲圖說若矜爲獨得之秘殊

不可解

又云諸儒中論性莫如周子最明白純備通書首章曰
誠者聖人之本至性命之源乎只就元亨利貞上看出
繼善成性處不過一誠字誠卽實理也能全此實理者
惟聖人故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
已矣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辭也從來論性無如此語
之簡而盡顧儒者罕稱之蓋以此語爲論氣質耳豈知
舍氣質之外無性乎故愚謂程張朱論性千言萬語不
如周子此一言

按論性而歸本於誠斷爲純粹至善只就元亨利貞

上看出繼善成性之實理以溯源生人性善所由來
非必專就氣質言也是卽周子言義理之性之證也
乃欲翻程朱之案獨歸重周子剛柔善惡中一語實
不自覺其用意之偏耳古今言性非徒性惡善惡混
諸說不可究詰卽孟子之性善與孔子相近之說異
周子之剛柔善惡中又與孟子性善之說異學者將
何所折衷乎自程張朱義理氣質之說出而後千古
之言性者定舉凡孔孟周子之言無不合歸於一矣
今忽厭分析而喜混合惟以不離氣質言性而諱言
不雜氣質之性是性之理本明而反蔽之使暗適足
以滋學者之惑矣不可不辨也

又云天命之初未落氣質卽朱子亦有此言蓋以性之
之聖堯舜周孔而後不可復得人性之雜萬有不齊下
不得箇善字故須論到天命之初以爲此處渾然至善
不知此只是繼之者善與成之者性終有分別讀孟子
人無有不善之言只就人有生以後看卽下愚濁惡亦
無有不性善者蓋孟子論善只就四端發見處言因其
四端卽知其有仁義禮智人人有四端卽人人性善也
不必說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然後謂之性善

按此論性不離乎氣質精矣然用意一偏卽其言愈
精而惑人愈甚蓋性不離乎氣質亦不雜乎氣質正
是從氣質中指出不雜者而言非必論到天命之初

反遺有生以後也若專執氣質言性遂不敢謂性爲
渾然至善未嘗有惡非蔽而何
又云渾然至善未嘗有惡語極精微然著意精微便有
弊病此處已隱隱逗出無善無惡語更精微却已隱隱
走入釋氏離一切心卽汝眞性一邊去

按此條直以謂性爲至善爲有病尤堪詫異夫無善
無惡之語特形容其虛無耳豈精微之謂哉此正由
認氣質爲性而不知有不雜氣質之性之故非由言
渾然至善者啟之也且人特患析理未精而不能知
性知天豈反以著意精微爲病蓋著意精微與馳心
高妙不同誠於氣質中而知有理義之性將必能辨

拙修集卷三

三

其不雜於氣質者爲有善無惡尤必能辨其爲純粹
至善而無纖毫之惡斯誠所謂精微矣又安可不著
意乎

又云論性理精微莫若中庸然只是說喜怒哀樂喜怒
哀樂未發是性已發是情中與和是善未發無不中已
發無不和是聖人之性善未發未能無不中而未嘗無
中已發未能無不中而未嘗無和是常人之性善性善
二字只如此看

按此以中和論性善當矣然特性相近之驗未足盡
性善之旨也夫未發未嘗無中卽可證其本然之性
無不中已發未嘗無和卽可證其本然之情無不和

所謂性善也若必分出常人之性善爲毋庸深看以爲與聖人之性異又何以人皆可以爲堯舜總緣不肯認義理之性故其論如此

又云近來論性只是二種一種是遵朱子之言跬步不失說理義說氣質只在文義上依樣胡盧未見真的其爲弊似乎有二性一則離却氣質全說本然極是高明而其下梢全是打合釋氏離經叛道二者之失惟均然高明之爲害更大學者不可不知

按謂說義理說氣質只在文義上依樣胡盧未見真的似有二性此固所見未真之弊非遵程朱之弊也使果確遵程朱跬步不失將必深明夫性不離乎氣

拙修集卷三

古

質亦不雜乎氣質之旨而不倚於一偏矣又何慮有二性乎至謂離却氣質全說本然似爲專主義理言性者發然誠知專主義理言性則大本已正雖或略氣質而不言亦不過如程子所言論性不論氣僅爲不備而已非大有害也若高明之失打合釋氏此乃認心爲性一流正由不識理字非專主義理之過也其奉昭昭靈靈以爲極則亦惟不能離却氣質耳顧反以爲專主義理之弊其亦誤矣

又云中是理一過不及是分殊

按分殊正是理之當殊若過不及豈云理當過不及又云子嘗有言分殊之極有與理一極相反者如人之

性善理一也而楊食我之生叔向之母聞聲而知其滅族火之畏濕就燥理一也而蜀中火井遇物不然得水益熾且投之以燭則反滅分殊之極真有不可解者然不可以食我之故而遂謂人之性惡不可以火井之火而遂謂火之性就濕而畏燥也此經之所以必言恒性也

按此類皆理同氣異非理一分殊先生不肯分義理氣質言性故以理一分殊爲解與整菴先生同弊

又云程子曰在天爲命在物爲性張子曰天授於人則爲命人受於天則爲性朱子曰人多說性方說心看古人制字之義須是先說心後說性合諸儒之說觀之必先有氣質而後有性性無氣質無所附麗也然則論性善者亦必在氣質之性上看出性善方是真切不然總說得天命之前極善只是命善不是性善只是繼之者善不是成之者性

按既知程張朱在氣質之性上看出性善是卽所謂不雜氣質之性蓋義理之性初不在氣質之外非必說到天命以前也然則言性遵程張朱可矣何必故自立異乎

又云氣質二字因張子與天地之性分別後諸儒皆作不好的說以後遞相傳習人但一說著氣質便道是不好的物只要離去他不知氣只是天氣質只是地質除

了天更無氣除了地更無質是氣質卽天地所命惟天賦以如是之氣質故有如是之理但聖人則能踐形而眾人不能踐形耳豈可以形色爲非天理乎

按氣質固不可皆作不好的說然人生以後之不好處則皆緣氣質而生如竟說作好的一邊何以能踐形者惟聖人

又云義理之妙全由氣質人豈可輕看氣質

按義理之妙固由氣質而不可輕看然義理之蔽亦由氣質又貴能變化如謂氣質竟無不善也又何賴於學

又云論性斷離不得氣質一離氣質便離天地蓋天地

拙修集卷三

七

亦氣質也一離天地則於陰陽外別尋太極於陰陽外別尋太極則太極不落於空虛卽同於一物

按論性斷離不得氣質固已然性不離氣質亦不雜氣質不知不離將外陰陽尋太極而不知不雜將認陰陽爲太極其弊一也

又云離氣質而論性必至入禪何則父母既生以後落氣質矣則須說父母未生以前既而思父母未生以前則是天地而天地亦氣質則須說天地未生以前既而思天地未生以前又有混沌開闢歷劫之說則須是說無始以前空劫以前此必至之勢也去孔孟周程張朱之說不覺千里萬里矣學者須窮至此處乃知性善只

在氣質

按不離不雜二語原不能偏廢若只就一邊推去豈能無弊如謂離氣質而論性必至入禪吾謂執氣質以論性亦必至入禪何則佛氏以知覺爲性正是認氣質之性爲性也況執氣質言性既曰有善不能無惡是謂性爲善惡雜矣將有病其言之淺陋而指氣中之昭昭靈靈者以爲性舉善惡之名而掃除之斯無善無惡之論出矣亦必至之勢也

又云性離不得氣質猶道離不得陰陽氣質之外無性陰陽之外無道

按此條發明性不離乎氣質語極精透矣然意只

重不離一面不能無弊也須知氣質之外無性而性實不雜於氣質陰陽之外無道而道實不雜於陰陽又云或言子以善歸氣質卽告子食色爲性之說也曰是大不然告子但知氣質而不知氣質中之善如甘食悅色氣質也物之所同也甘食中有辭讓悅色中有羞惡此氣質中之善也人之所獨也告子知其同不知其獨故不肯以善言性若告子知以善言性則雖以食色言性何傷食色非性而何

按告子知氣質而不知氣質中之善故不肯以善言性先生知氣質中有善而不信善不雜於氣質故以善言性而不肯以至善無惡言性雖若與告子小異

而其以食色爲性則一也夫食色固不可不謂之性然實氣質之性也須知甘食中有辭讓悅色中有羞惡是卽發於義理之性也是卽不雜氣質之性也是卽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也必謂氣質與義理不容分別其亦未之思矣

又云告子生之謂性言氣質也孟子不言生之謂性之非而但與之言人物之辨告子以食色爲性亦言氣質也孟子不言食色爲性之非而但與之言義外之謬此可知孟子之言性善不越氣質中矣

按孟子言性善雖不越氣質中然實指義理以爲善非指氣質以爲善也豈容借孟子以自伸其說

又云問人心道心卽義理氣質否曰人心卽氣質道心卽義理道心只就人心中含於道者言之非有二心

按論人心道心而以分屬氣質義理此論最爲明晰第謂道心只就人心中之合於道者言之非有二心辭是而意實非仍是前條甘食中有辭讓悅色中有羞惡此氣質中之善也之意同一不肯以至善無惡言性而已前已辨明茲不復論

又云人心非人欲只是食色乃積乃倉無怨無曠便是食色中道心放飯流歎踰東家牆便是人心中人欲

按食色中有道心有人心仍是專執氣質論性之旨仍是性中有善有惡之旨至謂放飯流歎踰東家牆

爲人欲亦未免看人欲太重直以爲惡朱子云人欲亦未便是惡辨得最精

又云問繼之者善是理是氣日以周子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觀之則繼善是兼理氣曰然則何以謂之善曰此時雖兼理氣然未著於物則猶是渾然全體也如人性在未發之時雖亦有氣然無所偏倚則渾然是中故謂之善也

按此條以妙合而凝爲繼善足徵前謂此句爲說幾字未確其謂人在未發時雖亦有氣然無所偏倚渾然是中故謂之善夫曰亦有氣無所偏倚是氣未用事也渾然是中是至善無惡也當無疑於言義理之

性者未嘗離氣質亦不雜氣質也何庸立異乎

又云或言天命之初未著於物渾然至善以此言性極其高明且占地步子何獨言氣質得毋爲世所指摘曰予言氣質原未嘗離天命但予言天命是就人言天若云未著物則離人言天離人言天不但易入虛無卽極高明與人何涉

按程朱溯源繼之者善乃申言性善之所由來正是就人言天何嘗離人言天毋乃自作糾纏多此一番駁辨

又云天命如日月在天人受天命而有性如水照日月而有影水有清濁則影有不同人稱水影之明者必曰

某水之影明而後見其不同於眾水如徒指日月而說其光明則與水何與故離人而言天猶之離水而言日月離氣質而言性猶之離水而言影

按水照日月似不如朱子明珠在水之喻精當然卽以水照日月而言水有清濁而影不同氣質之性也水所受之光本無不同義理之性也不得謂徒說光明與水無與也

又云人喜就人生以上講性善只是容易打合禪和一路然其弊只在離氣質而言性始

按誠知性是生之理理固無不善雖說至人生以上不過溯源性善所由來何至打合禪和蓋禪和最怕理字惟掃去理字則空故曰無善無惡知有理字則實故曰性善先生亦曰告子陽明都是認氣爲性則禪和之有見於心無見於性者正是不離氣質之弊非離氣質之弊也

又云吳江戴雲野讀予性善圖說問先生以氣質論性善則性中之惡何以處之子曰孟子原止說性中有善不曾說無惡蓋緣當時之人皆以仁義禮智爲聖人緣飾出來強以教人非本來之物如杞柳栝棬等議論故孟子特地指點以爲四端原人性中本有非謂性中止有善而無惡也若止有善無惡則人人皆聖人矣故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如此則似有性善有性不

善及善惡混之說如何曰有性善有性不善及善惡混與孔子性相近之說原相似但立意主客不同耳孔子言性相近與書言恆性相似原主善一邊言故曰人之生也直蓋人之所以爲人與禽獸異者只是這箇故善是箇主惡是箇客若有性善有性不善及善惡混之說則主客無別故語雖相似而旨意相去不啻天淵也如韓子博愛之謂仁周子亦曰愛曰仁語雖一般而識仁不識仁直是迥別

按專主氣質言性故不敢說性是至善無惡遂謂孟子止說性中有善不曾說無惡反以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爲據其意直謂性本善惡相雜與所謂有

性善有性不善及善惡混之說相同而聖賢所謂性善不過扶持世教但與告子等立意主客不同原主善一邊言耳自謂與程朱一二未合恐此未合者正是用意墮於一偏也三魚堂贖言云陸桴亭性善圖說大旨謂人性之善正要在氣質上看此只說得朱子不離氣質一邊而略了不雜氣質一邊此圖甚不必作稼書先生之言足爲定評

又云又問佛氏如何以知覺爲性曰佛氏之言曰在眼觀着在口談論在手執持在足運奔識則喚作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他也不是以知覺運動爲性儒者闢之非是他關竅只在識不識三字上所謂悟不悟也他所謂

悟與吾儒所謂盡心知性不同

按佛氏以知覺爲性正是認氣質爲性之弊其所謂悟究豈能離知覺運動謂不是以此爲性似未然

又云又問朱子云性善是超出氣說如何只就氣質說曰但說一理字便超出氣然未嘗離乎氣蓋不雜陰陽之太極卽不離陰陽之太極也如今人言理超出氣便離了氣故不得不發明之

按問者引朱子性善是超出氣說語甚透闢卽如所答超出氣未嘗離氣不雜陰陽之太極卽不離陰陽之太極正無庸只就氣質說乃謂今人言理超出氣便要離了氣似屬強詞

又云郁東堂問氣質之性善先儒變化氣質之說又如何曰孟子言人無有不善原未嘗說至善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原未嘗說無惡所謂性善者道其常不道其變也論其理一不論其分殊也若變化氣質正所謂參贊化育與氣質善之說原不相背且不是氣質本善如何可以變化禽獸之氣質何以終不能變化

按用意一偏說來總費幹旋而終不免語病

又云又問古今聖賢所稟多是清明中和之氣宜其富貴壽考乃往往不然者何也曰聖賢所稟是一物一太極而氣運所至又有箇統體一太極三代以前凡爲聖賢者無不富貴壽考三代以後則不然此是大氣運所

在勝著命運也故曰天命勝國命國勝人命

按氣數之命與義理之命固同是一箇命然實各有
所主須分別言之方有著落此等處似是氣數之命
爲政乃以一物一太極統體一太極爲言殊不明晰
又云亦史問心性亦分體分用乎曰若以心與性對說
則性是體心是用

按性對心乃形上形下之分不可分體用

又云或曰心有善惡性無善惡非也心性俱有善惡但
善者其本然惡則非其本然耳

按謂性無善惡固非謂性與心俱有善惡正執氣質
論性之誤如謂善者其本然惡則非其本然非義理

拙修集卷三

三

氣質之辨而何

又云荊豫章問朱子言性爲太極心爲陰陽邵子則謂
心爲太極如何分別曰須是看各人立言之意朱子是
分別心與性性是理心是氣故曰性爲太極心爲陰陽
邵子是將心對剛柔動靜說故曰心爲太極又曰道爲
太極朱子言心以血氣言邵子言心以神明言其詩曰
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以人心對天地之
中言故謂太極卽皇極經世圖中所謂一動一靜之間
也

按以性與心對言則性是理心是氣故曰性爲太極
心爲陰陽專以心言則心統理氣故謂心爲太極謂

性爲太極是不雜乎陰陽之太極也謂心爲太極是不離乎陰陽之太極也朱子言心固非僅以氣血言邵子言心亦非專以神明言也

又云整菴曰道心寂然不動者也人心感而遂通者也又曰道心性也人心情也此看道心人心大誤蓋心一也專指其義理者而言故謂之道心兼指其氣質者而言故謂之人心道心則有善無惡人心則善惡俱有皆兼性情說愚嘗有言道心是不雜陰陽之太極人心是不離陰陽之太極二語頗似分曉若以道心專屬性人心專屬情便非

按整菴看道心人心誠誤然人心亦非善惡俱有實

可善可惡也惟旣以道心人心對言一則緣於性命之正一則生於形氣之私則人心正專指氣質而言非兼指氣質而言旣專指氣質而言豈可指爲不離陰陽之太極故謂道心爲不雜陰陽之太極則是謂人心爲不離陰陽之太極殊欠分曉是必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於道心始爲不離陰陽之太極耳

又云九咸問程子謂性無不善情有不善又曰性無不善其有不善者才也孟子則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如何曰有是性方有是情與才性善則情善才亦善矣豈有性善而情才則惡之理此伊川過於分理氣之故也要之就理

一及本然處看則性善情善才亦善就分殊及失其本然看則才有惡情有惡性亦有惡

按孟子言情與才係以其根於性者言之程子則指其發於氣者言之也二說雖殊言各有當然朱子謂以事理考之則程子爲密矣今反謂程子過分理氣是仍執氣質以言性之見耳旣不肯分義理氣質言性則所謂理一分殊者亦終歸於籠統顛預矣

又云集義只是格致工夫能格致則心地自然開明而浩然之氣日漸充積矣

按孟子言集義已是就行說似不僅爲格致工夫

又云出入無時只是狀心之活出指在外入指在內不

是出爲放入爲收觀下無時莫知其鄉句可見

按出入是跟上存亡來出卽亡入卽存也雖是狀心之活正見宜操不宜舍耳

又云無私心是體合天理是用旣無私心而又必合天理者欲其內外兼盡也管仲之仁合天理矣不可謂無私心霍光之忠無私心矣不可謂合天理聖人未至時中地位無私合理四字尙未能盡湯武之伐暴伊尹之放君以言乎無私心則可矣以言乎合天理則未也要之孔子當此決不肯如此做

按無私心而未能合天理以論霍光則可若持此以律湯武伊尹則未免過當豈有無私合理四字尙未

能盡而可謂之聖人朱子謂文王盛德而民自歸做得從容不迫是其異於武處然又言若紂之惡極也只得征伐救民是文王到其時亦須征伐文王如此則孔子可推孔子繫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豈守經而不用權者謂孔子決不肯如此做恐只是臆度之見況霍光雖忠而貪權自專已不能盡無私心至管仲之假仁義尤不得謂合天理今既云無私心是體合天理是用乃分而屬之是歧體用爲二也

又云統體太極是仁物物太極是義大德敦化是仁小德川流是義一貫是仁隨事精察是義未發是仁已發

是義

按統體太極是理一物物太極是分殊理一是仁分殊是義一是仁貫是義隨事精察乃是貫字內工夫至未發已發分屬仁義實大誤

又云識得理一未是一貫識得分殊方是一貫今人纔望見理一門面卽以爲一貫此淺陋之甚者也須於分殊中識得理一始可到一貫地位

按以理一分殊爲一貫似未盡觀朱子之論一貫當是一本萬殊

又云江位初問致中和工夫曰致中和工夫註中雖兩兩對說然到下手時只有致和工夫便著得力致中工

夫却著不得力止著力致和便已致中也

按註中由戒懼而約之數語是卽致中工夫非竟著不得力也如謂止著力致和便已致中是已缺却存養工夫矣

又云孟子道性善由集義養氣以至於不動心性善敬也集義知也養氣行也不動心幾於誠也

按集義所以養氣則集義屬行似宜曰由知言養氣以至不動心知言知也養氣行也養氣卽可該集義雖不言集義可也但云性善敬也亦非是

諸儒類云劉文成一生出處行事亦無可疵皆與道暗相合欲不謂之儒不得也雖嘗事元復事明然其心事

則一以救民爲主非愛功名也其詩集中有長歌續短歌一首具見心事予於詩鑑論斷之頗發明之

按集中論許魯齋或以其仕元爲尤但可語志節未可語道推其意以志在行道卽不必苛以志節語已有病茲謂劉文成雖嘗仕元復事明然心事一以救民爲主非愛功名而許其出處無可疵尤不能無疑蓋魯齋生於懷孟其地久歸於金係金人而非宋人且並未仕金義自可仕況進退一以行道爲心原無可議自係尤之者之過亦非爲其志在行道可寬其志節也若文成身爲元臣而復事明雖其功足錄要不能掩事二姓之失豈得謂其心以救民爲主而曲

爲原諒此論一開恐志節之防潰矣不可不謹其漸也故此等處自當以陸稼書先生所論爲正若止原其心而不論其迹恐易開假借之途矣

經子類云友人有言古本大學之妙者子曰儀於大學只讀得聖經於聖經只讀得三節在明明德一節明明德於天下一節修身爲本一節三節中又只讀得在明明德一節今本古本尙未暇辨又云只格物二字古今尙有許多未讀得說甚今本古本又云古書最多斷簡錯簡必以古本爲是者非也古書最爲脫畧必以今本之經傳分明字字註釋者爲是亦非也章句之分自二程及朱子已自不同豈可執一爲據吾輩讀書只是

拙修集卷三

三

得其大意可爲身心之資耳若必拘拘分章分句辨古辨今反落第二義

按既不以古本爲是復不以今本爲是所謂第一義者果安在乎似是故爲高論欲籠罩一切耳夫分章句辨古今亦格物之一端也如謂讀書只是得其大意於章句古今不必深求又何以譏古今人未讀得格物二字且以只讀得聖經云云之語推之亦意在譏人不知要耳豈真謂聖經三節之外舉可廢耶古書既多斷簡錯簡正賴朱子之經傳分明字字註釋庶幾後人猶知讀是書雖章句之分二程與朱子已自不同要亦惟擇其善者從之不必執一爲據者遂

非也若在己先不免有不耐煩分章分句辨古辨今之心乃漫爲是吐棄一切之言幾何不滋後學之惑耶而曰吾惟取其可以爲身心之資而已是欺人以自欺矣

讀李文貞劄記疑

李文貞生平事事效法朱子其所著書皆暗擬朱子如論孟有劄記大學復古本中庸有章段易有觀象詩有詩所以及洪範參同契陰符經楚詞皆有註榕村劄記擬語類文集擬大全其發明道理精確者亦不爲無功於朱子然究不免有隱以後世朱子自命之意因朱子常有駁

拙修集卷三

无

正程子之語亦遂有與朱子立異之處恐不免如王仲淹之學孔子也此蓋不能不啟後學之疑者讀劄記其有不安於心者偶記數則以俟知言者折衷焉

劄記有云朱子云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是德乃得於心之理非心也大學章句解明德乃云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卻似以心爲明德若明德是心則明明德不疑爲異氏明心之說乎故觀彖中於晉卦大象註改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之理具於心而昭明不昧者也案文貞所改章句明德之解固自謂勝於朱子矣而不知實不及朱子之精確也蓋

明德之明字正未易索解惟下虛靈不昧四字恰將德之所以明處說透實不可一字移易若如所改云昭明不昧者乃將一明字強貼到德上說何能如章句之融洽分明乎夫德固得於心之理而理何由能明惟理與氣合必氣極清澈而理不爲其所蔽始見爲明章句云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合心性體用之全以解明德卽張子心統性情之旨正是言心所得之理爲明德非以心爲明德也若異氏之明心只完得虛靈不昧四字而無所謂具眾理應萬事者茲乃反譏其以心爲明德則明明德疑爲異氏明心之說其亦不思也已心性原不容過分言心則性在其中蓋性卽心所具之

理也故虞書言人心道心而未嘗言性至商書始提出性字孔子言性而不言心凡言仁智忠信敬恕皆言心也孟子始多言心然曰仁人心也曰良心曰本心實皆言性也惟後世有認心爲性之弊聖賢始不得已而與言心性之辨亦曰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而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耳故明德必合心性以爲言誠以心與性皆人之所得於天者也

格村言性不主孟子而主孔子性相近一語其

論與陸禪亭同因於思辨錄中辨駁已明茲不復論

又謂朱子言八歲入小學徧檢經書無此語惟白虎通中有之案禮記所言年數參差不等恐少小就學須就人資稟以爲遲早白虎通之說未足據竊謂朱子亦約

畧言之非必泥定似無庸辨

又謂大學首節只言教人之法在此三者知以三者爲歸便是知止又云知止節朱子說得周折些因以知止爲在物格知至之後所以慮字說作處事精詳不云察理精詳以察理是格致工夫故也古人先有小學一段工夫聰明已開趨向已正故大學直從明新說起然畢竟有箇頭有箇根基立志是箇頭從心上打疊是箇根基此節便是此意註中志有定向心不妄動所處而安皆無可易只處事精詳難說五峯所云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中而義乃可精都全包在此節內程朱不將此節作頭竟像

工夫是從格物致知做起故陸王乘此以售其說又云陽明輩攻駁格物就是知止節頭路未清竊意學者先有小學工夫則敬字已有其基故可直從格致做起或問之提出敬字正以補古人小學工夫若欲於經文尋出起頭處則首節三箇在字即可包得胡氏所云立志居敬之意不必將知止說成未格致之知也且未經格致之知豈能遽有定靜安慮之效榕村謂知止若如章句說何須又用定靜安慮許多字面來贊他聖賢等閒不輕說出定靜等字豈如榕村說尙未格致之知反足當定靜等字耶雖朱子之言格物亦曰或察之念慮之微然實不專恃能慮一端如以能慮爲格致工夫是格

致僅求諸心恐陸王正得以售其說矣此致知所以必在格物乃爲無弊也

自王柏倡爲大學古本當從之說後人遂爭言以復古本去補傳爲是格物既以各家格物之說惟程朱爲精確又云經文已備只不消補傳其用意殊不可解況補傳如此詳明精當後人猶鹵莽滅裂讀過各思立一說以爭勝若僅以能慮二字謂已盡格物之旨幾何不類於致良知之說耶至謂補傳之旨卽在知所先後內又何嘗不在格物二字內但無補傳之發明不知後人如何能知如此下手做工夫充其言只首節三句加以物有本末一節及修身爲本一節其義已足又何須八條目並十傳之紛紛也

朱子云格物也不是物物都要格盡也不是格一物便知天下之物積累多時自有貫通處此其說亦可謂確實精到矣格物必謂知本卽是知至反以積累貫通之說爲不然謂其始要將一去貫終乃貫於一以此起頭以此煞尾學問都是如此據其言是先上達而後下學也適犯程子先立標準之譏矣

又謂某意以爲誠意如戒懼正心如致中和似未然蓋戒懼是正心卽致中也慎獨是誠意卽致和也

又謂誠中形外不必說小人亦誠中形外竟是反找語氣案如此解作反找語似未免上下文氣隔斷不如朱

註之平實矣

又謂邦畿三段是釋知止一節之義首段釋止字次段釋知字三段釋靜安字案此又以知止爲知至矣似與前說相矛盾

又絜矩之解以所惡於上節證之則朱註已無不盡茲謂舉一隅以絜三隅義固可通特未免有意生新

又富而可求章謂不可指命說不如不可指義說則是謂富爲道理上可求之富如孔子之委吏乘田孟子之抱關擊柝大舜之陶漁之類何必計名節之卑賤疑非是蓋委吏乘田之類聖賢豈以此求富乎

又讓商讓周古今聚訟只是後人識見視天下爲一家

拙修集卷三

三

相傳私物未嘗從天生民而立之君上著眼故不能公其心以探其原耳抑未知孟子所言民爲重君爲輕之義矣

又謂問夷齊怨乎一問謂不是以私心窺古人時講以失國爲悔恨毫釐千里按此怨字正是對衛君而言時講似未爲非卽如所謂夷齊之行雖高或出矯情徇名而心未免於幾微悔恨是道理未能十分是當不無悔恨處亦是由失國而生矣

又云理氣先後朱子辨之詳矣乃天命之謂性句註云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語意似未圓案此註上句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陰陽五行氣也理不得氣則無

所盛載卽氣之成形而知理於是賦焉此亦猶云易有太極耳立言自不得不如此不致有氣先理後之疑何得疑爲語意未圓耶

又謂費而隱破上章索隱道不遠人章以庸字破上章行怪理亦可通但謂君子之道不離五倫以侯氏所言夫婦之與知與能及聖人於名物度數之不知不能爲不然夫在夫婦及聖人固可以子臣弟友爲言而天地之所憾豈可亦以子臣弟友爲言乎

又謂稼書先生言飛躍不是道飛躍好的是道翔而後集是道自投羅網不是道爲不消如此說飛躍便是道由此言推之亦何殊運水搬柴之說

世修集卷三

音

又謂註中引活潑潑地是謝氏所記這本是禪語至實之理何活潑潑地之可言他本未嘗死何須言活案謝氏固雜禪機而活潑潑地一語朱子嘗言此是俗語不是禪語不得以佛氏曾引用爲嫌矣且所謂活者特以形容其上下察之意耳似不必以爲病

續讀李文貞劄記

凡後之欲復古本大學者皆欲陰廢朱子之格致補傳耳文貞確宗朱子而復古本大學亦謂格致傳不必補而又嫌與平日尊朱子之意相背故謂格物之說至程朱而精遂以物有本末節爲說格物以知本爲知至而多方遷就以斡旋之反有取於象山答趙詠道書引大

學從物有本末起至格物止謂引得極精兩物字便是一箇把本末終始講究明白便知所先後便有下手處豈不近道而自誠意以下一以貫之象山看得融洽未可以同異忽之章句表裏精粗似不如本末終始之爲親切然精卽本粗卽末表卽終裏卽始也大學除此處無物字而道理又極完全按本末始終是豎說表裏精粗是橫說各有其義非有親切之分也物有本末之物指明新而言格物之物則所包甚廣雖是一箇物字而所指亦有辨也乃以格致工夫卽在知所先後內本末始終俱透方爲格物全功知至卽是知本竊思象山之先立乎其大只是認得一箇心而已其曰學知本六經

皆我註脚則知本者卽知心也以格物爲求之於外爲支離故言六經皆我註脚又曰格物者格此也所謂此者亦指心言也此所以引大學從物有本末至格物止將格致工夫併入知所先後一句無非求之於心而已文貞謂象山看得融洽而深取焉特欲以此而廢朱子之補傳耳此其用心之最不可解者也

卽物窮理凡物皆有表裏精粗故必由表澈裏由粗及精則表與粗皆始也裏與精皆終也不得謂裏卽始表卽終矣

按謂聖人說出格字物字已包盡各條件但其歸必以知本爲知至朱子之說與此頗異然不照著他說終不

能知本其言或考之事爲之著云云實盡格物之義陽明攻之非也朱子原以身心性情居首並非教人於沒要緊處用心其實身心性情之德果能窮本極源人倫日用能外是乎天地鬼神禽獸草木能外是乎又曰只是經文已備不消補傳耳竊謂朱子補傳乃大有功於聖門聖人復起當不能易文貞自生異論大頭腦處錯恐無所謂宗守程朱況以經文知所先後一語爲知本豈得謂經文已備乎不可解也

按謂伯安以格竹子爲格物原非朱子本意今人講格物便如此說反爲姚江所笑一段其以擇善明善知性等爲格物固爲甚當然姚江格竹子之事實姚江設詞

以譏格物之學耳非真有其事也以姚江之機智何至若是之愚此特嬉笑怒罵之詞耳不但非朱子本意卽後之講格物者亦未見有如此者如或有其事正佛氏之卽物明心者矣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學者自當循序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子夏答子游君子之道節朱註最爲詳盡文貞反謂子夏都說成君子畢竟先末而後本子游子夏都將本字看得太高妙卽如一貫章都說零碎工夫盡做到了只不曉得本源故經夫子點化便洞然無疑若其初不曉得本源日用之閒果然如此多學而識正是用功處夫子何以截斷曰非也特其初要將一去貫終乃貫

於一耳以此起頭以此煞尾聖賢學問都是如此離了本便無末但不可云只要本不須末耳按聖人教人必以主忠信爲先固是培養其根本其實洒掃應對亦是培養其根本只是使人循下學之序積久自然貫通非入手卽教之以一貫也大學首示以明德中庸首示以天命之性與孟子之性善周子之太極同是一理不過使學者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聖學不外一誠自幼子常示毋誑卽從忠信入手所謂養正之功非遽責以至誠而謂以此入手以此收功也文貞謂其初要以一去貫終乃貫於一是先上達而後下學所見似無異象山矣不可解也

臨大節不可奪祇是不淫不移不屈之究竟處文貞解得太迂曲反不直截其謂非大節便可奪不特自己不是處當改以從人卽是矣或與人情不便有可曲全處正不必固執若大節斷不可奪按不是當改以從人卽是而不便於人情有可曲全不必固執正是研幾精義擇善之學不得謂是可奪卽臨大節時亦不能無此權衡豈一臨大節只是冒昧而不可奪乎如此立論似無當

拙修集卷四

霍山 吳廷棟 彥甫

讀書記疑

讀劉直齋冷語記疑

冷語二卷乃安邱劉直齋先生晚年日記也其學確守朱子中和初說而惓惓於心性理氣之辨生平致功不外敬義二字大端已正矣至今讀其書猶可想其日新不已之功自壯至老如一日也惟閒有立言未瑩易以啟後人之惑者嘗與吾友竇蘭泉埒共講所疑輒效汪雙池先生讀困知記之例私爲記出附註於本條之後以俟當世有道之訂正云道光己酉記

拙修集卷四

一

冷語卷上有云朱子答南軒曰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

謂天理也

流行發用無間容息孟子說立命曰心性

曰天名目雖多其實亦只說這一箇天機活物而已耳

心者理之運用處性者理之形體處天者理之自然處莫非一理也

故知天理而順之則

吾心卽天之明命也故但見有天理之卓立而不見有人事之勞攘也

按子朱子此書係答南軒先生論中和之旨大意以

心爲已發性爲未發乃早年未定之論所云天機活

物卽指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而言今謂孟子說

立命其心性天名目雖多只是說一箇天機活物既

指天機活物爲天理又以心與性天渾同言之恐正是認氣爲理且謂明命卽在吾心則可謂吾心卽天之明命便成語病其註中心者理之運用處亦認性爲體心爲用似宜以理之主宰言方無弊言運用則有動無靜而運用在其中矣言主宰則貫乎動靜蓋先生宗朱子中和舊說故每以心性對言而分體用尤於理氣之辨爲兢兢其得力在此而立言有病痛亦在此讀者正不可不明辨也

又云仙家規中之說乃是大極圖第二箇小白圈在左陽右陰之中者也彼固不知上面先有一箇大白圈乃是天理而居第一者也

按仙家規中之說知有氣而不知有理並不能指爲太極圖第二箇小白圈蓋太極圖之第一箇大白圈者不雜乎陰陽之太極也第二箇小白圈者不離乎陰陽之太極也第二箇小白圈在左陽右陰之中者陰陽一太極也第一箇大白圈在上面者太極本無極也非有二也使誠知有第二箇小白圈卽知有第一箇大白圈矣 寶蘭泉曰太極圖第二箇小白圈是不離乎陰陽之太極乃理在氣中也仙家規中之說知有氣不知有理其模糊影響雖亦指第二箇小白圈以爲言實認不真看不全耳蓋小白圈可包規中之氣而規中不能盡小白圈之理乃先生竟視彼

之規中爲第二箇小白圈而但病其不知上面有一箇大白圈乃是天理而居第一是仙家全從氣一邊看小白圈先生復全從理一邊看大白圈似又不免將理氣看成兩橛矣

又云人之形軀乃陰陽之渣滓分明是已棄之煨燼也而人反惜之重之人之心性乃上帝之寵頒實落是最上之尊爵也而人反褻之慢之則惑之甚矣此所謂枯於形氣之私也

按視形軀爲已棄之煨燼亦高明之過其弊將浸入二氏聖賢之學正不如此特有大小貴賤之辨耳故曰毋以小害大毋以賤害貴先立乎其長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又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曰形色天性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曰全受全歸乃本末兼盡之道豈必棄其形軀而後爲能尊其心性哉

又云靜坐則誠敬生可以返本還源動逐則邪妄起可以害仁賊義故主靜也

按靜坐固是初學入門收放心工夫動逐固是馳騫於外然學者工夫自當動靜交致其功不可偏廢動靜不可逐耳非可以靜廢動也若喜靜惡動而謂靜坐可以返本還源遂重視主靜一段工夫吾恐所謂誠敬者實爲虛寂且沒入於禪學而不自知矣故程

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作敬又曰纔說靜便入釋氏之說又曰若言靜則偏而今且只道敬此數語已分明說破若朱子之論本此發明尤詳如曰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不可專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此其指亦瞭然矣陸稼書先生辨朱子半日靜坐之語爲門人記錄之誤其論甚精亦深有見於此也至周子主靜立極之旨自指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且自註曰無欲故靜可知其用意之深而早爲之防矣乃後人每多忘却上文而截引主靜二字此所以易爲異學所假借也

又云孟子云此之謂失其本心玩此本字卽朱子所云先有知覺之理者是也是時理未知覺而先已有知覺之理矣理能知覺而無知覺者也猶言太極能動能靜而無動無靜者也此所謂本心也原於性命之正者也若夫生於形氣之私者則人心而已非本心也以其能失本心故曰危也本心者道心也先有知覺之理者是也

按聖賢立言各有所指若彼此強爲牽合反足滋後學之惑朱子所言先有知覺之理是因門人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爲之耶故答以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是推言有生之初氣統於理因見心

與性不能相離處故又曰心是知覺性是理無心則無著處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若孟子所云本心是指感物之初卽情見性而言所謂乍見孺子入井之心也魚我所欲章指出人之本心是專就義言故集註謂本心爲羞惡之心其實四端皆是不專指羞惡也今以本心爲原於性命之正卽所謂道心自是確不可易乃復以先有知覺之理等語牽合言之則不免求之太深而反成語病蓋一以知覺爲言便似認知覺爲心之本體恐彼所謂本覺者遂得隱相假借耳

又云天人本一物耳其初也全無人欲人之飲食言語

思慮動作皆天也其後也人欲日熾天理日微遂至天人相悖理欲相尅交戰如寇讎故程子謂克己最難也顏子克己是殺賊工夫仲弓持敬是防賊工夫

按謂天人本一理則是謂天人本一物便有語病其初全無人欲句語亦未分晰蓋人欲亦未便是惡故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又曰雖上智不能無人心是有生之初一有飲食言語思慮動作卽係動於性之欲而發爲人心者也特人欲生於形氣故易流而爲惡耳惟欲而有節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卽所謂飲食言語思慮動作皆天也

又云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無心是未發

有心是已發故曰心是已發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蓋言聖人眾人俱是天地之心也天地本是無心之物而人以人爲心者也心者天機活物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但以一箇分成萬箇萬箇只是一箇耳分水嶺詩云水流無彼此地勢有西東若識分時異方知合處同此之謂與

按未發爲體已發爲用體用不能偏廢若以天地與聖人分占未發已發是天地有體而無用聖人有用而無體也至朱子答湖南諸公論中和書云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卻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爲

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乃先生猶守程子已改之一言謂心爲已發性爲未發是復蹈朱子早年之誤也且心者天機活物以下皆專以心爲言並未將性字揭出亦不能無語病

又云人心常要活生活之活對著死說活則周流而不滯於一隅按此卽是中立而不倚之意言其不著事物不落方體故能流行而不息也所謂天機活物也

按此亦言心而不言性與前引朱子語而以天機活物爲天理者合觀之遂不免有認心爲性之弊

又云道心惟微旣曰道心則道與心只是一物矣所謂

仁人心也又謂道爲太極又謂心爲太極皆言其爲一物也孟子言形色天性也形與性猶是一物而況心之與性豈得謂之二物乎釋氏言心不言理彼不惟不識性且並不識心也

按此以理不離乎氣而言則是矣然遂謂理與氣爲一物恐又有認氣爲理之弊而不知理固不雜乎氣也

又云太極圖兩頭俱是無極中間雖是萬有不齊而無極之真隱於其內無乎不在流行發見各有始終始之原也同乎一本終之反也歸於一源統體一無極也故孟子言性必窮到纖毫不動處也

按謂性之本體纖毫不動是認未發爲不發矣

又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以此言氣質之性固是矣張程說出氣字固有功矣愚謂只當言氣質之心不須言氣質之性也蓋性形而上氣形而下原不相雜氣安能染濁了性耶氣所染濁者只是心耳蓋心本是理與氣合而後出來他雖虛靈能統性理然其本質原自夾雜非純理而無氣者也況乎性本不動又無情意無造作但憑心爲主宰運用養這性順這理皆心之爲之耶其有不善乃心之罪耳非性之罪也然則氣質之害心實受之性則未嘗遭其汙濁故並無一毫之不善也孟子性善之說把性字先後本末源流一齊說盡別無底蘊

後來不識性字者徒自啾喧耳故賴張程說出氣質來將許多不善物件俱有歸著下落庶幾性字面目洗濯出來也但愚之不能無疑者爲其不言氣質之心錯統了性卻言氣質之性被氣所汙耳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性若可磷可緇則是性非堅白也性且不可以堅白言而況以不堅不白言之乎堯舜性善可謂堅白矣故孟子曰堯舜性之也而未嘗曰堯舜心之也蓋以心在理氣之間危而難持只說性字便見至善不慮其有氣質之嫌也

按性字從生從心惟賦於天而具於人故曰性性固兼氣質而言也若不兼氣質止可曰理不得名爲性

矣蓋從氣質之中而指其至精之理而言則曰天地之性卽至精之理而指其囿於氣質而言則曰氣質之性其實非有兩性也先生以張程之言爲疑而欲以氣質專屬諸心初若無與於性竟離心與性而二之恐非性字之義矣其弊由認性爲未發心爲已發凡氣質之不善皆因已發而後見故也

又云氣質之說不可不知變化氣質之功尤不可不盡然而變化云者所以言心非以言性也故孟子道性善未嘗道心善也言求放心未嘗言求放性也蓋以性本是箇纖毫不動之物萬物之一源於此同生而同得者也更何有人物智愚之別所以說天下無性外之物而

性無乎不在也此豈氣質之所能雜者乎若心則微有已發之迹矣蓋性是未發之物沖漠無昧而萬象森然天地人物萬有不齊莫不隱然全具於其中及其已發則大而天地在先天地得其未發之全體所以生生不窮此所謂天地生物之心也小而人物在後人物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未發而天下之大本於此立已發而天下之達道於此行所謂仁者心之德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以性之理言之則天地人物莫不寓於理之中潔淨精微何嘗有二及乎理之已發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天地人物莫不發於理之後紛紜不齊矣故心是氣性是理其等級次第原自分明也

蘭泉曰性卽理也理不離乎氣亦不雜乎氣自其不雜者言之則謂性理心氣可也自其不離者言之則所謂氣質之性也所謂心統性情也二說不可偏廢先生前云只可言氣質之心不必言氣質之性此復云心是氣性是理似皆有見於不雜者而遂欲廢乎不離者恐只是一偏之見也 某按先生初非不知理不離乎氣亦不雜乎氣也蓋惟知其不離也故謂心性爲一物然已與不雜者相礙矣亦惟知其不雜也故謂氣在乎心不在乎性又與不離者相礙矣此命詞無差所以難也細推其故蓋因先生獨守朱子中和舊說遂誤益生誤其謂心性爲一物者由認天

機活物爲天理復指心爲天機活物故也其謂氣在乎心不在乎性者由認性爲體心爲用謂性爲纖毫不動之物其發處皆心用事故也所見一差其弊遂至如此 先生認未發爲不發故謂性爲纖毫不動之物不知在未發則謂之性在既發則謂之性情卽性也特以體用異名耳心則統性情者也豈可以心性分體用且謂有一不發之性而時挾以自隨哉殆不然矣

又云理則一氣則二此二句最緊要故謂理一而分殊也分者氣也心屬乎氣無乎不在在陰則爲精在陽則爲神兩在故妙不可測亦惟其兩在故人心惟危也故心隨形

氣而有始終也天氣地形互萬古而常在故天地之心流行而巳也故謂堯舜之心至今存者以其心之理言也若理則天與地與聖人與萬物一也

按以心性分體用卽以理氣分體用故謂理一分殊復認分殊爲氣殊不知理同氣異與理一分殊其義各別氣異者專主氣言也分殊者仍主理言也理一則氣亦一氣殊則理亦殊故性一矣而仁義禮智則殊仁一矣而親親仁民愛物則殊義一矣而事君從兄交友則殊推之禮智亦莫不然所以不言氣殊而曰分殊也

又云朱子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愚按天下

之物莫尊於理吾身之物莫大於心格物者格此二物則思過半矣孟子道性善者窮理之事也求放心者存心之事也心存則虛虛則能包天下之理理明則順順則能安吾身之心虛心順理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按理具於物天下無物外之理理固物之理也大學不言窮理而言格物者蓋言理猶麗於虛言物則微諸實格物乃所以窮理也今乃謂理自爲一物是離物言理而理反遁於虛矣吾不知其果何以格之也至朱子言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是蓋存心致知交致其功之謂凡有事於心者皆存心也凡有事

於理者皆致知也非以理與心爲二物而先格乎此也自愚按以下至則思過半矣若竟節去則語自精當矣

又云曰情曰才曰意曰志曰思曰知覺此等名義甚多要之皆從心出皆屬乎氣若性則只是寂感之本源此等皆無所有也故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詩曰有情從是妄箇裏定無情其此之謂歟

按此等皆無所有也語亦未瑩末引詩句尤有語病蓋情與才等項自是因發而後見卽其既發而知其未發時先具有此理矣情固有中節不中節之異非必情皆妄也且旣引朱子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

性之語可知情卽性之發也而乃猶云然者則是認性爲不發其發處皆心用事其誤實由於此

又云學到專一處無底硬想成有有底硬想成無如忠信篤敬有何形影卻要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堯舜幾千年卻要服堯之服行堯之行見堯於牆見堯於羹此非無底硬想成有耶如人已對立有形有迹卻要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利害生死眼前憂患卻要不忘在溝壑不忘喪其元此非有底硬想成無耶學之專一以想成也蓋如斯夫

想卽意也成卽誠也

按謂學之專一以硬想成大有語病 蘭泉曰忠信篤敬乃吾性所固有堯舜亦與吾同此性善耳學者

拙修集卷四

三

於氣拘物蔽後能實用困勉之功一旦還所固有而本性之善復著斯見忠信篤敬於參前倚衡見堯舜於羹牆矣抑人惟有此身遂爲形骸間隔而有我之私生焉學者誠用克己之功則除去間隔渾是天理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又何難舍生取義殺身成仁耶凡此皆實境也非無者硬想成有有者硬想成無也雖硬字之義頗近困勉之意然困勉是強我以從理硬想是由我而造理相似而實非也

又云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一箇物事而况祖考之精神卽子孫之精神豈非一箇乎然則天子祭天地一箇也諸侯祭社稷一箇也大夫祭五祀一箇也庶人祭其

先或立戶或立竈一箇也然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上達於天下通於地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育無間容息者也

按先生好學深思篤信朱子每卽其一言一字反復推求闡發盡致亦時有早年未定之論而守之不疑且因其片語據爲典要不免浸失本意者卽如此條之行說一箇一字亦其立言未瑩之一端也於此竊歎先生信道之篤而益見朱子之全書正未易讀也又云學要專一如修養家無底硬想成有如參禪者有底硬想成無愚按天理是無底以致知專一而成有人欲是有底以存養專一而成無古聖是無底以好古而成

成有俗儒是有底以絕俗而成無此皆所謂專一也

按用心於理則實致功於氣則虛硬想成者虛象也吾儒與異學之分正在此

又云對越上帝善學者虛心順理爲一物不善學者以下民而對上帝則所謂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者耳

按與天爲一及以己合彼乃大可爲化不可爲之辨非僅善學不善學之分也一物二物措語畢竟未瑩又云學者工夫全要專一專一則兼有仙佛二家之力蓋專一則意誠意誠則所想必成矣故於無者硬想成有仙家是也故天理無迹而孔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

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故於有者硬想成無佛家是也故人欲有形而文王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此皆專一之力也

蘭泉曰硬想成有者仙家也非孔子之參前倚衡也硬想成無者佛家也非文王之不獲身不見人也其病只在硬想成三字上硬想成者本不可成而硬以想成之也非孔文之道也孔文思誠之道非硬想成也

又云參同契陰符經此等書文辭古奧意思隱怪實是聖道之榛蕪人心之癖病不可不焚棄而禁止之者也義利之關公私之界於是分焉有學問底人方能辨之自不爲其所惑也

拙修集卷四

古

按此是防微之論二書非無可取初學讀之則易受其害耳

又云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孔孟言仁義若不說到殺身處畢竟不足以成仁若不說到舍生處畢竟不足以取義蓋此其身害仁之物也不殺之仁終不成此其生賊義之具也不舍之義不可取佛氏只是占便宜討閒靜處去老莊只是占姦要他自身平穩皆是私意與仁義正相反也故佛氏餒鷹飼虎卒歸於愛身仙家一念不起謂之清靈臺無物謂之淨有似於義而卒歸於貪生也須是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而後仁可

以成義可以取耳欲知儒學與釋道之分無他私與公之間也

按朱子曰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其義一也故程子謂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若竟視身爲害仁之物生爲賊義之具而以必殺必舍爲期語殊有病 蘭泉曰細繹先生之意似以殺身舍生爲克己耳故謂餒鷹飼虎爲愛身蓋先生所欲殺之身卽佛氏所愛之身非餒鷹飼虎之身也此種議論皆鑿之太深而不免滋初學之惑其實無甚精意也

又云善善長而惡惡短不可有忿嫉之心以害德性日間審察是非只管窮理不可動情蓋以理本無情也情用事則害理矣

按聖人之善善惡惡與人同耳非無情也惟發皆中節故曰情順萬事而無情則情亦何害於理哉

又云人皆有心有性而其理之一分之殊處皆不可不察也蓋性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心有天地之心有氣質之心氣則二理則一理氣之間一毫釐之差千萬里之謬非惟精惟一者孰能知之

按古無性之名故虞廷以人心道心言之而朱子解之以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是道心卽指天地之性而言人心卽指氣質之性而言然謂爲

人心而初不聞別命之曰氣質之心者以此見古人
名言之妙而凡經朱子之詮釋者固極詳明精當而
毋庸強生枝葉也

又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宜於不忘二
字上參取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曰自反而縮雖
千萬人吾往矣此所聞於夫子之大勇也此所謂不忘
也此孟子不動心之源流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勿忘也有忘則非有事矣故曰無事常如有事時如三
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者是也夫如是則心不
縱放卓立在人情物欲之上自強不息與天爲徒矣下
視在溝壑喪其元者直是血肉之軀分內之事而已何

足計較耶況此理明明在目爛熟於心日用閒常目在
之而不忘焉則既無虛假自無間斷又有何疑何懼而
能動吾之心乎此所謂操存一言要也此所謂統體操
存不作兩段者也學者當於不忘字參取尤當於忘字
上警戒也

蘭泉曰下視在溝壑喪其元者直是血肉之軀分內
之事而已何足計較耶竊疑數語恐不能無病孟子
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
取義又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夫君子豈不愛
血肉之軀哉但義之所在則不以此而易彼耳自經
溝瀆則巖牆也謂之順受其正可乎謂不忘溝壑者

當如是乎此舍身飼虎之所爲非君子中庸之道也
大賢以下立論多矯弊而失本末輕重之差故張子
以命詞無差爲難也

又云先有知覺之理理未有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
便能知覺蓋言心之爲物乃陽氣陰形之精靈卽人之
知覺是也陰陽未聚形氣未生故未有知覺及人死而
形降氣升陰陽旣散則心隨形氣而終矣終則依然未
有知覺而知覺之理則常在而何曾動耶故曰這箇何
曾動又曰孟子言性直窮到纖毫不動處也此所謂未
發之大本也故程子謂心是已發又謂未發之時耳無
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也蓋不睹不聞之時戒
慎恐懼正是防閑其未有知覺也未有知覺而有防閑
則知覺之原常不昧矣此便是見聞之理在也此仍是
先有知覺之理也理未知覺常有戒懼知覺已發又有
慎獨如此則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命之性於是而見其
無端無始不可須臾離焉者也

按心旣隨形氣而終矣則此知覺之理亦豈能獨私
爲己有耶謂知覺之理常在立言恐不能無弊

又云或問知覺是已發是未發曰知覺是心心比理則
微有迹故謂心爲已發若比情則當其未有喜怒之先
只是未發也若未有事物之感而先有所忿懣好樂則
是已發之情雜乎未發之理矣故不得其正也若當其

有知覺而無情之時則此知覺只是心之活而不死醒而不昧已耳醒活豈便是已發耶蓋天理便是活物理之在心是之謂性心性一物性活故心活也若心有人欲人欲便是死物而心理不一矣不一則心死而知覺昧矣又何論其未發已發耶

蘭泉曰謂知覺是心之活而不死醒而不昧可也乃下接云天理便是活物性活故心活然則以知覺爲性可乎可見所云知覺是心之活而不死醒而不昧便是玩弄光景認此活物爲天理爲性其病豈小也哉先生前條說本程朱尙無弊此條何以忽云爾耶又云子曰莫我知也夫言人不能知也又曰知我者其

天乎言天獨能知也故朱子曰聖人便是天人則不能如天惟天無人許多病敗故獨能知之天非真有知識能知但聖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也愚按理是一箇天機活物所爲妙處也然他卻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也活物無情所以爲妙也自然之妙天地聖人一同故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也故聖人有情而無情天地無知而有知也故契合也

按天機活物及理無情意等語雖朱子嘗有是論然引此語者稍轉換卻語氣已不能無弊況截取活物無情四字而指聖人之心以爲言恐益滋學者之惑

矣

又云理本無也然而卻有動靜無而有動故其動也無動無而有靜故其靜也無靜無動之動實能生陽無靜之靜實能生陰生生不窮者以其本之無也有者必有窮無者故無窮也以無而生固生生不已而至於無窮也無者理也有者氣也故有聚有散者氣也若理則無聚散也然理既有動靜則亦必有聚散但其聚散亦必如其動靜其動也無動則其聚也無聚其靜也無靜則其散也無散所必然矣何也理必生氣氣必本理觀氣之生生不窮可必其理之所有矣觀氣之有聚必散可必其理之所無矣故曰不屬有無也既曰不屬有無所以無聲無臭而可必其本無也

拙修集卷四

九

按莫實於理以其不離乎氣亦不雜乎氣故曰不屬有無以其爲形而上者故曰無聲無臭雖不屬有無無聲無臭而凡爲有爲無爲聲爲臭皆理所由顯也若竟以本無當之又何以別於所謂真空者乎此求深之過也

又云性無情意天下所共也心有情意一人所獨也

按未發爲性爲體已發爲情爲意爲用發而中節是卽率性之道惟不中節然後情意反爲性之累非以無情意爲善一有情意卽爲不善也先生既謂心性天爲一物復以理屬性以氣屬心以不發屬性以已

發屬心遂謂性無情意心有情意本欲卽心性理氣求其合一反將心性理氣看成兩樞此所以言之時多窒礙也

又云天理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若能除去情意計度造作之私欲而反乎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之公理則其本來纖毫不動之性依然不加不損而纖毫不動矣性不動而心不違仁則心之不動不待言矣此所謂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蓋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者心也無情意計度造作者理也心之私去則理之公存焉顏子克己故仁也有謂顏子死而不亡者是其精神魂魄猶有物而不化而尙有滯於冥

漠之間者矣豈可以此論顏子耶天下何思何慮之說於此其可以悟矣

按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聖人非無情意乃無私情私意耳

又云子見南子此等處若仍以男女授受不親及見小君等禮去窺測聖人之動容周旋此正如坐井觀天小識小見迂陋可笑矣卽如顏子之犯而不校猶且不見物我之有間況於夫子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安有此疆彼界之可言乎這正是仕止久速從心所欲不踰矩處摸稜合縫盛水不漏學者仰高鑽堅何處下手只合循循且先於矩字上著力以彼之規矩成我之方圓

著不得私意安排只順他等級地位陶鑄此身可耳

蘭泉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安有此疆彼界之可言說得不著實何如有見其小君之禮一語乃眞盛水不漏乎此等處但曲爲解便不著實此朱註所以爲萬世不易之典也

又云太極不屬有無不落方體卽所謂未發之中無在而無乎不在者也蓋曰無在則是不屬有也曰無乎不在則是不屬無也曰無在則固無方矣曰無不在則愈無方之可指矣是不落方也曰無在則固無體矣曰無不在則愈無體之可見矣是不落體也

按認太極爲未發之中卽中和舊說之旨

與方存之大合論讀論孟筆記

論語首章註人性皆善理一也覺有先後分殊也二語可節蓋性善固是理一而覺有先後乃是氣殊非分殊也理一分殊係程子論西銘之言分如定分之分合理氣而言也有定者也氣別乎理而言也無定者也此似誤沿羅整菴陸桴亭兩先生理一分殊之解

細讀各條皆能發明朱註闡明經文之旨惟聖人不輕絕人一條論巧令似與朱註相背謂聖人止說鮮仁以警動之不斷之以不仁而遽絕之所謂以善養人之道至推之有言者有勇者止說不必有德不必有仁以警動之不斷之以無德不仁可謂善體聖人之辭氣矣特

謂巧其言令其色卽是其良心未泯處則未免胸中先橫一聖人不遽絕人以善養人之見而遂曲爲之說以就之也按註固曰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曰詞不迫切則不輕絕人之意自見曰絕無可知則其旨自嚴蓋聖人之言自有含蓄處亦有決絕處此章之語則以含蓄而寓決絕也證以聖人言巧言令色爲左邱明所恥某亦恥之則聖人之惡巧令亦嚴矣故註曰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誠非無據也此尤足徵朱註之不可一字移易矣

與方存之大令論讀論孟記疑

卷中各條俱與鄙見不甚相合繼而思之聖言包蘊無

窮原有後人探索未能盡處雖與朱註偶異不妨姑存以備一說且經此發揮有愈見朱註之精者亦有可另見其義者固無容深辨也惟程子性中曷嘗有孝弟來一語每足啟後人疑議其實是學者不能虛心涵泳未能知其用意而輕議之耳昔毛西河得此一語遂以爲悖於聖人之旨居爲奇貨因此以攻朱子而有四書改錯之作此固用心偏私之妄不足論也今記疑之作雖與西河用心不同而以此語爲意圓語滯似亦未虛心涵泳而輕於致疑耳蓋旣謂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又曰仁是性孝弟是用其說至矣當亦恍然於程子此語只是剖析性情之辨不肯稍涉含

混耳聖門首重求仁而夫子獨罕言之亦懼人馳心高遠而專示學者以求仁之功自孔孟以後遂無一人能知仁之全體大用者偶有言之近似只是卽其用求之而以情爲性耳自程子言博愛非仁也而程門遂以覺言仁而失之愈遠至朱子不得已而著仁說而仁之義始著吾謂程子此言語雖近險而義實甚精孟子之言亦往往如此特不及聖人之言甚平而其義自精也朱子語類中論此至詳非有疑於程子正慮後人不能不致疑於此言而反復證明之如實有可疑則集註必不取此語矣卽如記疑所申明之說正是程子指未發之性而言不可以情爲性之旨謂學者宜善會之其言是

也惟不必直駁其語只如朱子之證明其旨斯可矣觀於上蔡亦係未識程子此語之旨又泥看其言而曰孝弟非仁也朱子辨之曰孝弟滿體是仁內自一念之微以至萬物各得其所皆仁也若說孝弟非仁不知從何得來又曰仁是理之在心者孝弟是此心之發見者孝弟卽仁之屬但方其未發則此心之存只是有愛之理而已未有所謂孝弟各件故程子曰何曾有孝弟來又曰見於愛親便喚做孝見於事兄便喚做弟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都是仁性中何嘗有許多般只是有箇仁等語發明至盡當知程子是對針當時就博愛言仁者下語且推原仁爲孝弟之本實以見爲仁當解作

行仁而已此知言之所以難也

與方存之大令論大學條貫

知止卽知道之所在也知道在明德新民至善是爲知止按註云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似知止是緊頂在止至善而言蓋大學入手工夫在格致惟格致然後知止故於三綱領下預提知止得止極言大學規模之大使人知下手工夫知止知字重知先後知字輕一則見非知止則無由得止一則見但知循序用功便可入道耳

欲明明德於天下卽所謂知止也按明明德於天下言新民也不言新民而言明明德於天下可見新民不過

推己及人仍是明德之事而明新一貫也若知止乃是知明新所當止之地非僅欲新民卽爲知所當止也朱子心體之明四字原包得良知之說陽明之誤解在不格物窮理不在致良知也又云格物之說斷從朱子致知之說可兼取陽明以陽明教人致良知原卽朱子致心體之明之說也若必以致良知之說爲不然然則朱子豈教人致不良之知乎斯言似矣愚則謂陽明之說非竟無可取其言之足警發人者若以賦詩斷章之義偶取其言借以啟發愚蒙亦若有益至論學之旨則斷不可稍爲假借以貽誤後人若不極其明辨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實可懼也蓋學問必先辨宗旨不得宗

旨則陽儒陰釋改頭換面之徒得以售其欺況陽明以
機變之才肆其雄辨高明之士無不入其彀中一二者
識者幸發其覆斥之爲禪固無所復遁其情矣而後人
猶震於其事功而欲訟其冤且謂論者爲苛爲刻爲爭
門戶諉爲傳其學者致滋流弊不知陽明實係立教之
有弊不得僅咎傳其學者之弊也卽以致良知而論其
良知二字似與朱子心體之明四字相符且實本於孟
子矣然孟子之言良知實指愛敬而言卽性善之旨陽
明以心之體爲無善無惡其所謂良知乃指靈明而言
且自謂佛氏之本來面目卽吾儒之良知而以求之事
物爲事障存一天理於心爲理障其究歸於空寂只是
發明無善無惡之旨一切師心自用其知之良不良正
未可知也以此示後學謂與朱子之致知無異其遺害
可勝言耶

大學之道只是忠恕而已矣明德忠也新民恕也止於
至善一以貫之矣按忠體也恕用也至善則明新之所
止也非忠無以爲恕非明德無以新民大學之道一明
德而已所謂一以貫之也似不得以至善爲一貫

與方存之大令論春秋辨正

春秋辨正謂張子西銘取申生似乎辨義尙未精恐未
然吾謂西銘節取申生亦如賦詩斷章之義乃是就事
天如事親說非論事親也知其專就事天說則正得厥

壽不貳之旨矣蓋父母容有私或出於非道而有可逃之義天則無私雖偶或出於氣數之適然惟當順受其正實無可逃也以此輕議張子亦未窺其用意之精矣

拙修集卷四

拙修集卷四

三

